

香山观世音宝卷

第一册

三炷香，设经堂。同赴会，赐寿延。——圣谕

佛前焚起三炷香，设立延生圣会堂。
拜请诸佛同赴会，西池王母赐寿延。
天留甘露佛留经，人留儿女草留根。
天留甘露生万物，佛留经典劝善人。
人留儿女防身老，草留枯根等逢春。
孔圣人留下仁义礼智信，孝悌忠信劝善人。

说者，诚心斋主合同会友意欲到南海普陀进香，无奈山遥路远，跋涉艰难，故而虔诚打扫净房，设立古佛经堂，上供佛祖金容圣相，呼唤弟子前来对圣宣讲——

讲开一部《观音卷》，胜到灵山了愿心。
宝卷初卷开，拜请佛如来。
树从根上起，花从叶里开。
宝卷初卷开，诸佛降临来。
大众齐和佛，降福又消灾。
宝卷初卷开，劝人要行善。
积德前程远，存仁后步宽。
众位呀，宝卷是部劝世文，忠孝二字劝善人。

今日开讲《观音卷》，字字行行说分明。

话说周朝末年，列强称雄，互相征战，兵连祸结，闹得鸡犬不宁，野无净土。那时西域兴林国却呈太平盛世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自成西域各邦领袖之称。这位国王姓婆名伽，年号妙庄，是一位明贤圣主。朝中文有刘钦，武有赵震，八大近臣，辅佐妙庄王统领三千里国土，四百余万黎民，男耕女织，各安生业，真可谓国强民富，政通人和。

国正人心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大国年年来进贡，小邦岁岁拜明君。
疆无强寇国无魍，刀枪入库庆太平。

妙庄王身为一国之主，富乐尊荣，勤政爱民，自不必说。正宫皇后名叫宝德，也是个贤良之妇，与妙庄王十分敬爱。但是，世事不能尽如人意，她与妙庄王已逾不惑之年，膝下尚无子女，三宫六院，至今亦无生养。这正是战乱年岁争江山，太平盛世想天伦。妙庄王无子传宗接位，时常闷闷不乐。一天，他对宝德皇后说了：“当年，寡人南征北战，吃尽千辛万苦，才取得一统天下，指望子孙承守，繁荣帝国。而今我等年近半百，嫔妃虽多，均未生得太子，朕心十分烦恼，不知梓童有何感想？”宝德皇后就说了：“万岁，自古有言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

戾。想必我们当年东征西伐，多行暴戾，杀戮生灵太多，有违和祥之道，所以生不到太子接位。但此究系何因，臣妻还不敢妄言，望我主再与谋臣细议。”

妙庄王听了皇后话，时时刻刻记在心。

那天，妙庄王坐殿，群臣见驾，共议国事完毕，众臣退朝。妙庄王复又唤回刘钦、赵震二位文武大臣。刘、赵二位大臣见妙庄王复召，乃执笏当胸，匍匐金阶，口呼万岁，伏乞妙庄王降旨。妙庄王步下金阶，双手将刘钦、赵震扶起说：“二位爱卿，你们看——

东华门里文官走，西华门内武将行。
正阳门中无人走，独少王子共王孙。
万里江山无人继，少个传宗接位人。
假使老龙归沧海，一统江山要闹纷争。”

刘钦当即启奏：“万岁，此事虽关重大，但龙心不必忧虑。欲求太子传宗，亟待我主大发慈悲，广结良缘——

求得天和并地合，修到太子坐龙廷。”

“爱卿，孤家要做什么好事，方可得子？”文相刘钦奏道：“臣闻西岳圣帝十分灵验，凡有祈祷，皆有果报。我主只要诚心斋戒沐浴，差礼部官前去祭祀，命僧道两班设坛举醮，各拜七天求子大忏，悔悟前愆。倘若志诚感天，求得一子，江山有继，可解万岁为国为民之忧。”

妙庄王闻奏，心中大喜。遂又复问：“赵爱卿，你是武将，有何高见？”“万岁，我与刘丞相所见皆同。不过，除了求得天作之合，还需求得地利人和；欲求地利人和，望我主张挂皇榜，晓谕各州府县——

监牢里罪犯减三等，钱粮国课减三分。
阵亡将士重抚恤，贫民百姓富三春。”

妙庄王闻言，欣然准奏。这下，妙庄王差礼部侍郎，虔备香花果品，红绸素缎，贡香大烛，到西岳圣殿，请僧道两班拜求子大忏。

念的念来唱的唱，钟鼓声声拜经忏。
佛道两家奏表文，总为妙庄王求子孙。

同时又将皇榜张挂到各州府县，敕令各州府县衙督察力办。正是一个雷阵天下响，黎民百姓尽知闻。各地监狱将犯死罪的改活罪，犯重罪的改轻罪，轻罪的改无罪，含冤入狱的完全平冤昭雪。对庶民百姓——

一两银子交七折，一斗糙米完七升。
总说皇上开恩典，修功积德求子孙。

格么，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。佛老爷知道妙庄王广结良缘，施恩众生，皆为求子继后。不过，佛祖也晓得妙庄王乃嗜杀之君，不应有子，注他绝后。只是他有忏悔之心，亦当寻个善报与他，赐他一女，让他无子有女是了。想罢，打发玉女将青钱星唤来，叫它立变，变作牡丹花一枝，一阵仙风，飘进宝德皇后宫中。宝德皇后梦见牡丹见爱，摘下对头上一戴。

皇后戴上牡丹花，六甲怀孕上了身。
早不育来晚不生，四月初四巳时辰。
彩女报到妙庄王面，娘娘生了女千金。

妙庄王一听，龙心大喜，莫非佛祖感应，赐我先花后果。彩女去报的时候，妙庄王正在御书房看书，他高兴得将书本一合，就以书字为题——

取名就叫妙书女，是我龙胎凤骨生。

俗话说，只愁不生，不愁不长。妙书女长到三岁，皇后娘娘还是生不到太子，妙庄王不免心躁意烦，思绪万端，又与宝德皇后讲了：“梓童，孤家好事做了不少，怎有花无果的？”宝

德皇后听懂妙庄王的意思，是为生不到太子而心神不安。遂说：“依臣妾之见，好事还是做得太少。”“还有哪些好事要做，说与孤家听来。”皇后说：“要做的好事多哩。天下有很多老而无妻的鳏夫，中年丧夫的寡妇，幼而失去父母的孤儿，老而无子的独身，他们为鳏、寡、孤、独，此四者，天下之苦民也。你可否传旨下去，命各州县城——

东门造座养济院，南门建个育婴堂。

北门筑起尸多陵，西门造幢清节堂。

中央戊己土一方，造座惜字义书房。”

“造养济院作甚？”“百姓中有许多无儿无女孤寡绝嗣之人，年轻力壮时，能勤辛苦作忙到饭吃；年纪老了，牙齿掉了，手不能动，肩不能挑，无子养老，出门讨饭，总摸不着路跑。我主呀——

年老无靠没处蹲，养济院里去安身。”

“育婴堂何用？”“世间有许多达官贵人，富有乡绅，金银财宝用不了，娶上三妻四妾，指望有个亲生儿女接代。哎，这等人眼望穿了，心想空了，头叩扁了，也生不到一男半女，唯独那寅吃卯粮，衣不周身，无钱养活儿女的人家，他倒是抛抛滚滚，子孙满堂，送也送不走。这些苦儿的父母，受尽劳累，中年夭亡，丢下的儿女无人抚养。有的有父没娘，等于钢刀缺柄；有的有母无父，好像大树无根。我主呀——

钢刀无柄怎成用，树木无根怎生存。

穷人家子女欲求生，育婴堂扶养他长成人。”

“什么叫尸多陵？”“尸多陵的俗名叫乱坟场，又叫义塚地。乡间有许多穷苦人家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种的是富家的租田。死后无葬身之地。也有一些肩挑小贩，逃荒讨饭的人，途中遇有不测，路倒猝亡，暴尸荒野，无地埋葬。我主呀——

穷人死了没地埋，尸多陵里可葬身。”

妙庄王接着又问：“清节堂又有何用？”“我主，你可知道世间有多少年少后生，妙龄小姐，过早成婚，残害自身，成了十七嫁夫十八守寡的妇人。那些殇了丈夫的年轻寡妇，公婆大人说，儿子都殇了要她作甚，把她扛嫁出去，为小儿子续业。有的公婆大人虽不强迫儿媳改嫁，但有一些油头光棍，拈花歹人，要去藤缠孤树，强占为妻。愿改嫁的寡妇还好，不愿改嫁的只恨自己命苦，发誓终身不嫁二夫。她独身无人帮，生活无依靠，想不通就投河上吊。我主呀——

年轻寡妇难生存，清节堂中去修身。”

“梓童，义书房又作何用？”“世上有钱有业的人家，对子女娇生惯养，养成四肢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贪图玩耍，读书不求上进。先生教，他跟着闹；先生住嘴，像滑石上泼水，过而不留。哎，穷人的孩子，缺衣少食，自恨不识字的苦，恨气要读书。但请不起先生，交不起束脩，只好替父母看牛斫草，图个温饱，所以，沟头岸坎上埋没了很多有用之才。我主呀——

收容乡间穷儿女，义书房里习诗文。”

妙庄王听了宝德皇后的进言，十分欣喜，觉得这是个修身治国之道，于是一一准奏。皇榜张挂到各州县，老少人等笑开颜。孤寡绝嗣的人说，阿弥陀佛，这是皇上求子的布施，我们老有生路了；无田无地的人说，阿弥陀佛，这是皇上修心，我们死有葬身之处了；穷苦人也说，阿弥陀佛，托皇上的福，我们的孩子有书读了。举国上下一片阿弥陀佛声，阿弥陀佛得知闻。阿弥陀佛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。说，兴林国妙庄王又在求子了。罢罢了，难得他一再虔诚，就赦免他三分罪过，再送他一女，可招文武二位附马，助他安邦治国。于是又打发白玉星临凡，仍旧变作一枝牡丹，按落宝德皇后怀中。

宝德皇后心欢喜，二次怀孕又随身。

这次怀孕何时分娩?二月二十一日,生下来又是一位千金。宝德皇后说:“彩女,不要向皇上汇报,去惹万岁发躁。”彩女跑了哨,走上龙廷就报:“恭喜您万岁,妙书公主有了亲妹妹了。”这时,妙庄王正与众大臣观赏八佾歌舞。那琴声悠扬,舞姿窈窕,歌声悦耳,甚为欢乐。妙庄王听彩女报说妙书公主有了亲妹妹,不觉也是一个佳音,就以音字为题。

取名叫作妙音女,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
此后,妙庄王想想倒恼恨起来了。孤家做了这等好事总生不到太子,莫非是命中注定,天意绝我!罢,不重江山,专修来生。这就降旨工部大臣在御花园内修造一座宝和大殿,塑起三尊古佛——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状佛,妙庄王每月初一、十五亲去拜佛。宝德皇后说:“我主,你修么我也陪你修。”嫔妃见宝德皇后修,她们也修;宫娥彩女见皇宫里的人总修,她们也吃斋念佛。

满朝文武都念佛,京都成了净土庵。

六部大臣启奏说:“万岁,你一人兴邦,众臣治国,万民守土啊,兴林国光是都城里的几个人吃素修道,只是杯水车薪,无济于事,而下面千百万子民都在吃荤,总在杀生,街上有屠户,山中有猎户,乡间有牧户,屠夫把猪羊拖了去——

活跳牲口上刀砧,鲜血淋淋丧残生。

猎户上山,见到走兽用箭射,见到飞禽放黄鹰。

鹰爪箭伤连心痛,作下孽障罪不轻。

万岁既是积阴德,举国上下戒杀生。”

妙庄王准本,传旨下去——

养鸡不准满街放,鹅鸭禁止下河塘。

酒肆改作茶水店,屠夫改业磨豆浆。

捕捉禽兽问斩罪,捞鱼摸虾坐班房。

王法如雷,哪敢违抗!那些年啊,猪羊六畜老死了,挖个泥坑埋掉,无人敢宰,也不再养;鱼鳖虾蟹,无人捕捉,塞满河塘,爬上岸来。

多年螺蛳成妖怪,山中野兽长成精。

地府收不到生灵魂,森罗殿上起灰尘。

凡间生灵生的多来死的少,地府里轮回受阻挠,生死进出不平,阎罗天子吃惊。

提起乌笔写表文,报与玉皇大天尊。

玉帝拿表文一看:“啊,是阎罗王告妙庄王,告他阻碍轮回,扰乱阴阳。”俗话说,龙王管水,阎王管鬼,阎王没得鬼管么还做底高阎王呢?所以阎罗王发躁,向玉皇大帝掼乌纱帽。玉帝见此吃惊不小,遂玉磬三响,召名山洞府,九洲五岳的大仙到御宰台议事,查敕此案。西岳圣帝说:“玉主,兴林国妙庄王无子接位,在我境下广结良缘,求佛送子,佛祖因他杀生太多,注定断其后嗣,后来见他忏悔前愆,乃送他二女。而今妙庄王夫妇及满朝文武修行,举国上下戒杀,仍然是为积德求子,别无他图。怎奈又碰撞阎君老爷的呀?”

“啊,原来如此,善哉善哉,妙庄王可悲可贵!”玉主说:“既然宝德皇后也修身求子,不妨召她前来作法。”玉主随即打发金童玉女手执长幡宝盖,脚踏五彩祥云,飘然来到宝德皇后寝宫。此时宝德皇后正入梦乡,只见长幡宝盖一闪,皇后的魂魄乃随仙而去。

飘飘荡荡升上界,灵霄宝殿面前呈。

众位,灵霄宝殿上的座席是分等次的。道功深者列前,浅者列后,依次入席,不得误座。对此,各仙早明惯例,井然入坐,并无乱序。而宝德皇后是初来乍到,不明其例,跑去对七世慈航道人位前一坐,玉帝见了,知她不懂殿上规矩,也未加责怪。唯慈航道人居功自傲,心上有些不快,于是站起身来伸头过去看看她是何人,敢肆无忌惮坐在我的面前!一看

呀,是一位丰姿艳丽的女流,不免心上一动,对她呲嘴一笑。这一笑不打紧,被玉帝慧眼察觉,顿时怒不可遏:“嘿,你这小小慈航,竟在灵霄宝殿上目无天规,蠢动凡心,戏我凡主宝德皇后!”

调戏皇后该有罪,触犯天条不容情。
天宫凡间没你蹲,押入地狱做罪人。”

太白星君赶快向玉帝叩头,帮慈航道人求情:“玉主,慈航轻戏宝德皇后理当问罪,但要念他修行七世不易,可否免入地狱,贬他脱胎凡间,再世修身,圆满他的道业。”玉帝一听,觉得此谏有理。太白星君接着又奏:“这里宝德皇后正要太子继位,不如就让他下凡做妙庄王的太子。”玉主说:“老星君哎,此言差矣!

七世慈航有邪心,怎可让他投男人。
若再坐上金銮殿,要糟蹋天下女千金。”

“玉主,不容慈航投托男身,可以抽龙换凤变男为女的呀。”玉帝听了,甚觉是好,随将慈航道人唤到变相台,一变二变,人形出现,变一个童男,一个童女。童男是何面目?皮肤漆黑墨塌,绿豆眼睛直眨;浓眉高鼻,像尊锅底菩萨。童女什么样子?眉如初月,眼似双星;玉面含笑,口如樱桃。玉主问宝德皇后:“千岁娘娘,你爱童男还是爱童女?”皇后问:“玉主,爱男何说,爱女怎讲?”玉主道:

“爱上童男得太子,爱上童女生千金。”

皇后当然要童男啊。不过,她一见那童男的怪相,眼睛就发暗,看都不敢看。就想——
我是龙胎凤骨生,要笑坏朝纲武共文。

她对童女看看,雪白粉嫩,眉目端正,越看越喜欢。随手将童女对怀中一抱,宝德皇后就神志杳杳,玉体飘飘——

手舞足蹬翻个身,睡意朦胧把眼睁。
原来是场南柯梦,一身香汗湿衣襟。

次日清晨,宝德皇后赶忙起身,梳洗完毕,速到妙庄王面前奏禀梦境,一一说与妙庄王细听。妙庄王速将详梦官召来说:“朕已修行六载,未得因果,今夜皇后梦游天庭,见到一个怪男一个俏女,玉帝令其挑选,皇后乃择美而爱之,抱住一位美女,你看此梦是何征兆?”详梦官在妙庄王面前不敢胡言,遂照实而说:“万岁呀——

张网捕鱼得大利,针钩钓虾拔是非。
梦得童男生太子,梦得倩女是千金。”

妙庄王本意是讨详梦官吉兆,指望生得一子传宗。不料,详梦官的耿直忠言,反惹得妙庄王泼出一盆无名怒火,直往身上烧来。妙庄王只指一指:“大胆庸儒,人说春梦反之,爱女得男,爱男得女,你却期望寡人无子,江山让给异姓,岂不招罪!左右殿官听令,将他扯下官服,摘下冠戴——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,押入天牢做罪人。
假使宫中得太子,立问斩罪不容情。
若是皇后生闺女,官封原职出牢门。”

详梦官含冤下狱,暂且不提。再讲宝德皇后此次怀孕上身与上两孕的经受不相同。这次怀孕上身,只要饮酒吃荤,腹中就隐隐作疼;若是食用素茶素果,皇后蛮有精神。

一连忌荤九个月,腹中疼痛要分身。
贵人出生拣时辰,二月十九巳时生。

生下来又是一个闺女。妙庄王就想了,虽不如我所愿,也是寡人行善修得来的。
取名叫她妙善女,当作明珠掌上珍。

妙庄王乃出赦文一纸，把详梦官放出天牢，官封原职。再说妙善公主在皇宫出世，容貌非凡，十分可爱。左手有三点朱砂痣，右手有科罗印影一颗，是难得的美女标记。宝德皇后见爱，亲自为她穿戴。哪晓得三公主不识惯，吸到奶水要呕吐，穿上绫罗泪满腮，两手乱扯，啼哭不已。宝德皇后倒心疼起来了。冤家哎——

你出世不吃娘怀乳，九死一生命难存。

彩女说：“千岁，你不用愁也不要哭，我们乡间村户人家的小孩，也有与三公主的景况相似的。孩儿的母亲身体瘦弱，奶水不足，孩儿不饱，只是啼哭要吃，他们就采树头浆果，或用砂糖拌粥给孩儿充饥，倒也养得发发碌碌，蛮好。”宝德皇后说：“既是如此之好，你们替我拿点散碎银子上街去买点果品回来试试看，她可吃？”妙善公主吃到素果，一口一个，手里还要拿上一个，不饱不饿，真正好过。彩女又说了：“千岁娘娘，公主不肯吃奶末，奶是荤腥，生丝绸缎也是荤货，所以，五荤上身她就乱抓乱扯，不愿穿荤货衣料。”皇后说：“可真如此，你们替她换用棉布衣裳试试看哎！”

妙善穿上棉布衣，眼张眼识笑嘻嘻。

彩女教她做游戏，“点点螺螺虫虫飞”。

所以有人说观音菩萨在娘胎里就吃素。出世吃奶素，修道吃净素，封了神职度人还吃素。

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妙书公主长到十二岁，妙音九岁，三公主妙善六岁，妙庄王想到要请御师为她们训蒙，读书学艺了。

一天，妙庄王坐殿与众朝臣商议：“众位爱卿，孤家身无太子，三位公主现已年届学龄，必须请一位女师教她们攻书习艺。你们哪位卿家有此能书善艺之女，送来宫中施教？如有，孤家是先召后封，厚禄相待。”这下，文官望着武将，武将看看文官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没有一家有此文、艺两全的才女可入宫胜任。殿上一片寂静，鸦雀无声。这时，西京洛阳礼部尚书陆清起身，执笏当胸奏道：“微臣有一小女，名叫凤英，年方二八，在家略习绣艺，浅攻诗文。万岁呀——

若不嫌她才学浅，愿伴皇姑习经纶。”

妙庄王见奏，龙心大喜，乃出召书一纸。

召请召请三召请，召请西京陆凤英。

皇命钦差背圣旨，晓夜不停赶路行。

钦差赶到西京洛阳，转弯抹角来到陆清家府门前。钦差官自小有训：“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阈。”遂用指头敲门：“门上有人？”管门安童答曰：“子为谁，何人也？”“吾乃奉皇上圣旨到此，敢请向贵府通报一声。”安童听说圣旨到，不敢怠慢，飞速报与蔡氏夫人。蔡氏夫人一听，喜笑哈哈，随即吩咐安童——

沐手焚香整衣戴，大开朝阳两扇门。

一来迎接皇圣旨，二接差官两个人。

蔡氏夫人将皇命官迎到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而后焚香掌烛，跪读圣旨。

见旨如见君王面，二十四拜见当今。

圣旨上下看完成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蔡氏夫人将陆凤英小姐唤到膝下说：“你受十载寒窗苦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当今天子所生三位公主，无师训蒙，如今圣旨临门，是召请你去为三位皇姑教书授艺。凤英，此是你的福运，也是我们陆氏门第之荣耀！”

陆凤英听到这一声，思前想后暗思忖。

“爹在朝中伴君主，母在家内管门庭。

如今我再到皇城去，放心不下您老母亲。”

蔡氏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你此言差矣！君命不是家信。家信可误，君命难违，你替我速速进京，母亲我年事虽高，精神尚好，况且家中还有安童梅香照料，你去放心就是了。”这下，陆凤英整顿书箧衣箱，打好大小包袱，拜别慈母——

身坐一顶四人轿，随同钦差上皇城。
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问取鱼情。

晓夜行走不耽搁，赶到京都帝皇城。

皇命官先将陆凤英送到他父亲陆清的衙门。他们父女相会，喜乐相庆，弟子不必赘述。

次日五鼓皇登殿，陆清带女入朝门。

妙庄王对陆凤英小姐一看，和颜悦色，温良恭谦，十分喜爱。就问：“陆凤英小姐，孤家召你为皇女启蒙训读，传技授艺，有何见说？”陆凤英当即叩头三拜，谢主隆恩。

小女虽然才学浅，愿陪皇姑习诗文。

妙庄王喜之不尽，步下金阶将陆凤英扶起，当殿就封——

陆凤英小姐听封赠，闺阁御师受皇恩。

宫娥彩女伴送陆凤英来到玉扇宫中拜见宝德皇后，皇后唤出三位公主面见御师陆凤英。陆凤英未等皇后开口，走上前去先向皇后行君臣礼——

先拜皇后千千岁，又拜皇姑三千金。

三位皇姑起身还礼——

先拜三尊无量佛，再拜御师陆凤英。

陆凤英小姐将三位皇姑一一扶起说：“不必客气，免礼免礼。”回过身来又禀宝德皇后：“千岁，我来教皇姑读书么，是先学经文，后习绣技，不知千岁尊意如何？”“先生，一切遵从师命，三女当洗耳恭听。”

陆凤英年纪虽然轻，做事蛮精明。她选在二月初一是个黄道吉日开学。

开蒙教的闺门训，三从四德铭记心。

三位公主唷——

高读能像鹦鹉叫，低读犹如凤凰声。

天星下凡，读书不难；腹智心灵，读书聪明。先生教上文，她们能知下文；教到哪里，识到哪里；识到哪里，就熟记到哪里。正是——

三位皇姑读经文，先生只作领头人。

陆凤英见三位皇姑聪明，心中万分高兴：“皇姑，我再教你们绣花。”彩女备好五色绒线，大小银针。陆凤英手执绷子绣架，说了——

说起难来真可难，开头要绣凤凰戏牡丹。

雄鸡司晨近旭日，青松挺拔立高山。

绷子上面咚咚响，绣花容易配色难。

桃红柳绿梨花白，菊黄紫罗配天蓝。

芳草回春依然绿，梅花五福自然香。

在技法上要能——

三针挑个蚂蚁足，四针绣个桂花芯。

五针绾个金铃子，六针勾个活麒麟。

绣个金龙必是蟠玉柱，鲤鱼定当跳龙门。

公主呀，地上花鸟绣不尽，天上要绣八仙神。

拐李葫芦道法高，钟离执扇驱恶妖。
洞宾身背青锋剑，倒骑毛驴张果老。
国舅手执阴阳板，湘子云中吹玉箫。
仙姑喜饮长生酒，采和花篮献蟠桃。
皇女呀，上界八仙绣分明，再绣螳螂去招亲。
螳螂东京去招亲，壁虎子领头做媒人。
金蝉脱壳忙奏乐，织布娘子来送亲。
暴眼睛蜘蛛张罗网，稳笃金刚捉苍蝇。
教了一月又一月，教了一春又一春。
一直教了三载整，陆凤英想到转家门。

陆凤英小姐在玉扇宫中教书三载，一直不知家中老母身体可安，家道可顺，心上忧虑不悦，时常暗下泪水。三位皇姑见了就说：“先生，你在宫中有甚不顺心之处，尽可向学生讲来，不必背地流泪。

若是三餐茶饭淡，另调厨子美味添。
如果宫中嫌孤寂，御花园中可散心。”

“皇姑哎，我吃的珍馐百味，穿的锦绣罗衣，日子过得再好也没有。终日陪你们习文弄艺，有讲有说，倒也不觉清闲孤寂。只是——

人家皆有兄弟妹，唯我是父母一独生。
父在朝中事君主，操劳国事难分身。
母亲在家守清静，独生一女又离家门。
我三年不曾回家转，忧心忡忡急如焚。
万岁准辞我回程，一重恩当报九重恩。”

“啊呀，先生身在宫中为我们攻书习艺，心上又怀念家中亲人，真是忠孝之人，可敬可佩。

我向父王去奏本，好让恩师回家门。
堂前报孝你生身母，表表我学生一片心。”

次日清晨，妙书公主求见父王说：“父王，陆凤英先生进宫三载，未见高堂一面，时刻惦肠挂肚，思念亲人，故此小女伏乞父王恩准，让先生回家尽孝。”“孩儿，先生离家思亲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过，如若多留先生几载，你们岂不更有长进！”“父王，我们姐妹虽愚，三年来我们的学业倒也能各占几分，如先生辞去，我们可互补长短，自勉取进。依孩儿之见，就让先生尽个忠孝两全，岂不美哉。”

妙庄王一听，甚觉有理。遂三唤两传，宣陆凤英上殿。“贤卿，万事勤为本，百善孝为先。你要回家侍奉母亲是一腔善心，孤王赐准。只为你在宫中施教三载，贡献非浅，孤王赐你镶花珠帽一顶，无量寿袍一件，与你母亲享用，这是孤王对你父母教女成才的一点赏赐，望勿推辞。

再赐黄金五百两，先生带了转家门。
宝德皇后又奏本，赐她半副銮驾送行。
逢州要有州官接，过府府官出来迎。
陆凤英身坐一顶轿，三千兵马送动身。

陆凤英辞教回转西京不提。
一日，妙善姊妹三人到御花园中闲玩。妙书笑曰：“我们姊妹，上借父王庇荫，下得母后宠爱，清闲无事，能常在一起自在游戏，好不快活，但不知长大以后可得常常如此？”妙音答

曰：“姐姐差矣，即如人家小时候兄弟姊妹，长大了就得各自东西，寻求前程，何况我们总是女子，一到及笄，父王把我们嫁与他人，自然就要各自分离，怎能长此相聚？”此时，只有妙善笑而不应。妙音问道：“妹妹笑而不语，是何故也？”妙善说：“依小妹之见，人生富贵荣华，如春霜朝露，转眼不见。比如做皇帝的是至尊无上，谁不想万年长寿？哪知废兴存亡，不时而变，自三皇至今，不知更换了几朝几代？当日之福威，今何在哉？格么，世上最亲不过是父母、夫妻、兄弟朋友，一旦大限来时，你说顾得顾不得？最爱莫过是田地、房产、财宝，一旦无常到，你说守得守不得？小妹今日不愿富贵夫妇之乐，只愿寻个干净名山去修行，倘一日修得出头，成个善人，那时腾身化极，翘足南溟，昂首东海，转眼西归，上则度得父母超升天道，中则求得人间脱离苦难寒贫，下则化得凶神恶煞不再残害黎民，则小妹之心愿足矣。不知二位姐姐意下如何？”

姐妹三人志不同，再无多语论苍穹。

三人分作两处走，各寻欢乐奔西东。

古人言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她们姊妹三人志趣不一，自然言行不得合辙而分道扬镳。妙善公主离开两个姐姐，唤彩女随身，另行其径。她们主仆二人，游过沉香阁，观过憩鹤亭，来到宝和大殿。只见殿上三尊无量古佛端坐莲台，好生慈祥。妙善公主就问彩女，这三尊古佛端坐在此，是何道理？彩女说：“当年万岁修行积德生了大二公主之后，仍指望修得太子接位，乃造无量大殿，塑了这三尊无量古佛，修行三载，礼拜诵经，才生到你三公主的。你是万岁求古佛得来的。”妙善听了，当即双膝落地，跪下就拜。“佛祖哎——

多亏父王费尽心，为我塑佛求感应。

我也吃斋修办道，报答父王养育情。

伏维佛祖赐经典，愿作皇天善心人。”

一颗善心，一片诚意，惊动玉皇大帝。玉帝掐指一算，晓得七世慈航托胎凡间皇宫，倒也不忘其本，善哉善哉！遂将太白星君召到御宰台前说：“当年七世慈航调戏宝德皇后，触犯天条，本欲把他压入三曹转换畜道，是你为他求情，贬他男转女身，到皇宫出生，今已长大成人，且思念修身，故而还请你去探其心灵，点化入门。”太白星君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玉主，可是幸亏我为他求情，不然，上界又掼掉他七世功劳而沦入苦海！如此，我即就去。”

星君领玉旨，圣经带随身。

只为点化事，立刻下凡尘。

仙风一闪，对御花园里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卖经啊，卖经啊！哪个买我《金刚经》，报天报地报神明。”

真神在那喊卖经，妙善公主听分清。

妙善公主依声寻去，见是一位白发银须身背黄包的深山道人，便问：“师父，你卖的是乌金、黄金还是佛经？”“我卖的是《金刚尊经》。”“可以给我看看？”“可以。”太白星君解开包裹，现出经书，盖版上写有《金刚尊经》四个金色大字。妙善公主伸手就去拿经，太白星君连忙用手捂住，说：“我这真经是污手拿不得，污眼看不得，污口念不得。欲看此经，必先三净。”妙善公主吩咐彩女舀盆净水，漱漱口，捕捕面，洗洗手，而后一目十行，拿《金刚尊经》看到底，一共是三十二品，五千一百九十五字。经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超得生，度得亡。师父哎——

你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要卖多少雪花银？

太白星君说：“黄金有价书无价，经书比黄金贵三分。”“师父，黄金虽贵要分量还人。你这经书是称分量卖，量尺寸卖，还是计数字卖？”“我这经呀，三天之前在御花园外，有一个精精壮壮、肥肥胖胖的酒肉汉子——

还我一字千金总不卖，情愿送与善心人。”

妙善公主说：“师父，我是善心人，你就送给我吧。”“你有多善，我还不知。”“我呀——
自从出世到如今，未出恶语伤犯人。

不污三光日月星，不踏虫蚁小生灵。

见到五荤心生恶，身着素布薄衣襟。

宫中数我心地善，苍天有眼看得清。”

老星君说：“你心地善良，毕竟是国王的公主。你父王宠爱，就怕要你传宗接代——
留你宫中招驸马，享受荣华富贵春。”

“师父，开口听出你喉咙里音，就是要我罚愿心。

我修道就从今日起，永远不开酒和荤。

若是吃了酒和荤，剥过皮来抽我筋。

如在宫中招驸马，披毛戴角变牲。”

妙善公主得到《金刚经》，每日来到无量佛前——

朝诵千声弥陀佛，晚读一部《金刚经》。

不提妙善修办道，再讲朝中一段情。

刘钦丞相三天不曾上朝见驾，妙庄王顿生疑云，恐其变心。乃立召刘钦上殿问道：“刘钦，你三朝擅自免见，是何道理！”“万岁，这三朝未能上殿见驾，乃因卑妾分娩遇难，放心不下，慌忙之中而又忘了向圣上禀假，望我主恕罪！”妙庄王一听，立即转怒为喜：“爱卿，既是你生儿育女大事，况且又遇难产，孤家定当见谅，不予计过。但问生的是男是女，大人小孩安康与否？”“万岁，叨天地洪福，赖神明保佑，生的犬子，母子已得平安，谢我主恩念！”妙庄王听了，不禁长叹一声：“君不如臣了——

卿家总有香烟后，唯我独少后代根。

假使孤成风中烛，铁打江山靠何人？

爱卿，孤家有一心事，不知你可愿为我分担几分？”“万岁，微臣才浅力薄，能分担的当万死不辞。”“爱卿，寡人膝下无子，将来无人继位，我想将亲身袍服与你，将公子裹来宫中——

作我皇上干太子，传接寡人坐龙廷。”

刘钦忙说：“恩承我主见爱，臣本不敢推辞，不过，我也只有一子，并无多男，您圣上倒有一子半哩，何愁江山无人继承！”“爱卿，我只有三女，何来一子半呀！”“万岁，自古就有女婿是半子之说，三位皇姑招纳三位驸马，不就一子半了？

文职驸马安社稷，武将乘龙保边疆。

再选一位全才婿，传接我主治乾坤。”

妙庄王一听，倒也可信。回宫与宝德皇后议酌一番，将大公主妙书唤到面前。妙书公主问：“父王，唤儿何事？”妙庄王说：“为父所生你们姊妹三人，没有太子传位，我准备将你们姊妹三人留在宫中招纳驸马，不知你愿招文职还是愿纳武将？”“父王，我在东宫长大，招文还是纳武，全由父母作主。”妙庄王一想，东宫列文，西宫列武，她是要文官。于是开文考。

兴林国里挂皇榜，各地才子尽知闻。

皇榜张挂到东昌府，被张伯凡之子张文看到了。张文自小读书聪明，勤学上进，有东昌才子的美称。他知道皇上开考，立刻向其父母禀告——

今年皇上开文考，儿要进京跳龙门。

张伯凡夫妇就说：“儿呀，海水不干人不老，除了今朝有明朝。你年纪还小，再读三年书不是才学更高，何必如此着急呢！”“父母哎——

天下才子多如笋，只争朝夕往上升。
倘若此番不应试，错过一时等三春。
我今要把京城进，莫失良机误前程。”

张伯凡为儿备好川资，轿夫人等送他启程，赶上京都皇城。

无心观赏皇城景，下住招商店堂门。
宗师大衙登过号，只等考期比才能。
三月初三首场过，隔了五天二场临。
三月十二三场毕，考尽天下念书人。
榜眼出在柳州地，探花出在桂阳城。
张文公子文章好，朱笔点点第一名。
天子大臣又复看，他独占鳌头状元身。

妙庄王赐他们三位新科各自橙黄金花一对，银鬃白马一匹，发三千兵马，择日游看皇城。

三位新科游皇城，百姓出来看新闻。
大户人家摆香桌，小户人家设净瓶。
听到一声状元到，鸡犬总不放出门。
正是——

白马紫金鞍，京都万人观。
笑问谁家子，读书中状元。
有人说——
年纪虽然小，文章日渐多。
但看十五六，一举便登科。

城头上有多少观赏的人，羡慕不已，赞叹不绝——
年少初登第，皇都得意回。
禹门三汲浪，平地一声雷。

也有人这样说了——

不要只见人家头上金冠戴，须知寒窗灯下吃苦时。
格么——
天子明如镜，龙门日夜开。
只要勤攻读，状元自会来。
三位新科游皇城，落第书生泪纷纷。

他们说：“状元公哎——

你读书换来黄金屋，我读诗书枉费心。
堂前对不过双父母，学堂里对不起老先生。”

张文在马上见到。用手向他们招招——

诸位世兄莫懊恼，回家再把灯油浇。
只怕绳短水难取，不怕龙门万丈高。
落第书生听了，个个精神抖擞，茅塞顿开。叹道：
只怪自己麻绳短，莫怪科场井底深。
回家苦读三载整，再来京都跳龙门。

状元游看皇城，妙庄王又降旨工部在午门外高搭一座彩楼，着大公主妙书对镜梳妆，彩女侍候，登上彩楼。

公主端坐彩楼上，祷告虚空过往神。

求天求地求神明，帮他状元做媒人。

有朝一日龙凤庆，重重香烛了愿心。

公主祷告完毕，三位新科游看皇城打转，从彩楼下经过到午朝门谢恩。状元一到，巡逻御使就报：“闲人回避，车马让道。”妙书公主俯观楼下，平心屏气将彩球往下一抛。

彩球滚滚往下抛，文武百官看热闹。

但看哪位新科福星照，脱掉蓝衫换紫袍。

彩球徐徐下落，不偏不倚正中张文胸怀。张文接过一看，上绣乾坤八卦，还有公主的生辰相貌。他心就想，这不是随常的玩艺，是皇上公主许身的表记，得中彩球者，必定要答应进宫招亲，不得有半点违拗。他把这事放在心里，来到午朝门前下马离鞍，匍匐金阶，山呼万岁：“学生赖天子洪福，仰圣上隆恩，接得彩球一个，万望恕罪！”妙庄王见了，哈哈大笑：“张文，你知皇上为何抛下彩球？”“万岁呀——

此乃恩赐鸳鸯球，愿与皇姑共白头。”

妙庄王十分高兴，当殿就封——

张文状元听封赠，东宫驸马受皇恩。

宝德皇后知道新科状元张文接得彩球，更是喜不自胜，乃选个黄道吉日，奏请妙庄王摆设国宴，宴请群臣庆贺张文与妙书公主完婚。当下点起七盏明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歌舞翩翩，细乐盈盈，张文与妙书公主八拜天八拜地，八拜虚空过往神——

再拜父王与皇后，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时过三载，二公主妙音成年，妙庄王将她唤到身前问道：“妙音，你大姐招文，你是招文还是纳武？招文的我开文考；纳武的我举武试。”“父王，我在西宫长大的，随你招文纳武，均由父王作主。”“啊，西宫列武，我开武考。”皇榜张挂到各州县，太原府李国栋之子李武知道，他立即备好刀枪棍棒，强弓硬箭，辞亲别祖。

跨上一匹枣红马，打马加鞭上皇城。

慢走如同云推月，快走如同过天星。

晓夜行走不耽搁，赶到京都里罗城。

招商店堂暂住宿，专等考期比输赢。

哎！人说考文官的人多，哪晓考武将的也不少。考场外的人啊就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

只听三声号炮响，大开龙虎两扇门。

考生各带兵器，鱼贯而入，站队列阵，只等点名出场。首场比弓箭，二场比刀枪，一个个生龙活虎，气吞山河。轮到李武上场了，他浓眉大眼，短束轻装，圈子里蹦到圈子外，里四门翻到外四门，硬弓拉到十三力，抱石如飞只嫌轻，舞起刀来如闪电，只见刀光不见人。刀法比过比拳法，比到拳法是他祖传的手脚。上打雪花盖顶，下打古树盘根；左扑青龙摆尾，右打猛虎翻身。

乌鸦看了也停翅，百鸟经过不开声。

宗师大人也喝彩，朱笔点点第一名。

当场赐他将军帽，游看皇城散散心。

游看皇城三日毕，妙庄王召他入朝门。

我二女青春一十八，许配贤卿定终身。

李武当下叩头三拜，谢主隆恩。“万岁呀——

莫嫌小民功夫浅，愿陪公主女千金。”

妙庄王龙心大喜，当殿就封：

李武前来听封赠，西宫驸马你当身。

京城门楼高扎彩，庆贺驸马入宫门。

不提李武为驸马，再讲妙书一段情。

大公主妙书与张文夫妻恩爱，情同鱼水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六甲怀孕随身，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。

连痛几个紧三阵，生下一位小官人。

彩女报到妙庄王面前：“万岁，恭喜您大驸马喜得贵子，我主万岁天赐外孙。”妙庄王喜形于色，欢乐万分，乃曰：“此系孤家烧香求缘之份，终有果报。

取名就叫妙香缘，兴林国的宝和珍。”

格么，妙庄王的外孙香缘出世，三公主妙善也渐渐长大成人。他高兴之余，自然想到妙善公主的终身大事。乃唤宫女将妙善传到身前。问道：“三女，你大姐招文，二姐纳武，你是要文还是要武？

或文或武招一个，了却为父一片心。”

“父王，恭贺您，大姐招文，文可治国；二姐招武，武可安邦。

朝中有了武共文，你一统江山定太平。

父王哎，孩儿不愿招驸马，只愿吃素修前程。”

“皇女，吃斋念佛么是五体不全，六根不正，耳聋眼瞎，腿残脚拐的人修的。你前世修过了，修到我皇宫里来，享不完荣华富贵，吃不尽美味珍馐，你还要修底高呢？”“父王哎——
修道是免轮回苦，报答父母养育恩。”

“哎，诸处有轮回，我皇上没有轮回。里罗城到外罗城，刀枪布得密层层，哪有鬼使敢上门！”

“父王哎——

刀枪剑戟吓得住鬼，将军府里怎死人。”

“三女，你胆大点，世间虽有阴阳之隔，但地府的世俗我也略知三分，等你阳寿满足，阎王差小鬼来捉你的时候，我到纸箔店里多买些银锭纸锞在午朝门外灼化，祷告鬼判，叫他们到——

别州府县拣同名同姓的捉一个，留下你妙善女千金。”

“父王哎，你又想错了。

阎王本是铁面君，只要人来不要银。

银锭纸锞买到命，纸箔店里怎老人。”

“皇女，你尽可胆大放心，地府里大不了是阎王呢，他没得我凡王权威大，我只要下一道圣旨——

捣毁城隍庙，挖掘鬼使坟。

禁僧除邪道，搞得它阎王无处蹲。”

“父王哎，你这松香架子不要摆，阎王的架子比你大。

阎君面前挂铁牌，不论你官员宰相共秀才？

不怕你咬金嚼铁的男子汉，更不怕我描龙绣凤的女裙钗。”

妙庄王说不醒他，听听倒发火了：“大胆的冤家，朕为一国之主，万姓之尊，见识倒不如你？哪有国王的公主好人不做，去削发为尼的！”妙善公主复奏道：“天下大器，哪个不爱，夫妇快乐，哪个不喜？只是孩儿生性只愿修行，任它一切荣华，见之如同冰炭，唯我只求清心静养，不求奢乐。”妙庄王起身，怒欲重责。妙善深思：在父王面前不可让他过份难堪，乃假

意答应：“父王若要孩儿招婿，文武将士一概不要，儿情愿招个医士也罢？”妙庄王说：“天下英才多得很，你偏不要，却要招个医士，是何道理？”妙善说：“招个医士，非是别意，只想医得天下无凶猛恶相，无寒暑之时，无爱欲之情，无老病之苦，无高下之分，无贫富之辱，无你我之心，尽得佛果，此则儿之愿也。”妙庄王一听，更是火上加油，骂道：“你这妖孽，在父王面前尽说鬼话，不听教诲？”

妙庄王站起身，骂声女无端。

真意不肯回心转，押进北花园。

重枷重锁拿她押进北花园中遭磨难，强迫公主转回心。

彩女搀住公主手，一路啼哭往前行。来到北花园一看，房屋没一间，坐凳没一张，风吹雨打没遮拦。妙庄王在平地画一个圆圈，罚她对圈子里一站，身子不得动弹，这叫画地为牢。妙善公主在画牢里，与明月作伴，和清风为友，无挂无碍，从怀中摸出《金刚经》——

千遍万遍诵真经，忍饥受冻不变心。

大众哎，不提三公主遭磨难，再提番邦要兴兵。

兴林国西面有一个小邦叫红颜国。这个红颜鬼子的岱王历来对妙庄王不服称臣，时时想侵吞兴林，独霸西域。这时红颜岱王探知妙庄王无子继位，两个驸马又贪图享乐，乃寻借口，大胆向兴林国挑起战端。他称，兴林国自恃强盛，处处欺弱压小，我红颜国就不服称臣。如今他兴林国如有强将能人将五百棵枯松在石板上栽活，我红颜国年年进贡，岁岁朝君。

若无能人把树栽活，踏平你兴林紫禁城。

番使奉了狼主令，肩背战表进兴林。

战表从远臣传至近臣，近臣传到六部大臣。六部大臣早朝面君，奏与妙庄王晓得。妙庄王打开战表一看，哦，是红颜鬼子窥视我兴林大国，妄造事端，寻衅挑战，这还了得！便问：“众位爱卿，你们有哪位强将高手——

拿五百棵枯松栽逢春，官上加职重封赠。”

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无回声。三百文来二百武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妙庄王说：“不好了——

兴林国里无能将，万里江山靠何人。”

刘钦丞相掸掸朝服，执笏当胸，上前三步奏道：“万岁，文臣只能安邦治国，武将只能守卫边疆，哪有石板上栽活枯松的道功。依臣之见，只有三皇姑朝也念佛，晚也诵经，她如此虔诚修行，必得神仙护佑，倒不如叫三皇姑试它一试。

若将枯木栽逢春，永远准她修前程。

若是修道成空话，罚她回宫早完婚。

如是三公主无妙法，重整三军就出征。

扫平它西番红颜鬼，兴林国才能保太平。”

妙庄王说：“刘爱卿所言极是。”随即出赦文一道，将三公主从北花园画牢里赦出，由宫女扶她来到妙庄王面前。妙庄王问道：“三冤家，你修到现在有多大的道功啦？”“父王，此话从何说起？”“你说修道能免轮回苦，可报父母养育恩。如今你父王有难，能否为我分担！”“父王今有何难，要叫孩儿分担？”“孩儿，西番红颜鬼子欺我身无太子，国无强将，他无事生端，用五百棵枯松连同战书送来，诡言兴林国如有能将把枯松在石板上栽活，他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若无能人栽活，他出兵杀进兴林，草木不留。皇儿呀——

你若有神通栽枯松，父王的江山才太平。

如若枯松栽不活，兴林国鸡犬总不宁。”

妙善一听，如遭五雷轰顶，魂飞魄散。她想，这事难哩！要答应父王能将枯松栽活，这比登天还难；要是不答应下来，想必父王不肯饶恕于我。罢，罢，罢！顺父母之言呼为大孝，逆父母之言是获罪于天。“父王哎——

在我在我总在我，在我三女一个人。

任它石板生铁硬，孩儿栽它早逢春。”

格么，妙善公主能否有此道功把五百棵枯松在石板栽活，留在下册再讲。

宝卷实在路程远，稍停片刻再劝善人。

和佛保延生，谢谢众善人。

第二册

昼夜流，弹弓钩。霜怕晒，出票勾。——圣谕

海水滔滔昼夜流，鸟怕弹弓鱼怕钩。

嫩草怕霜霜怕晒，人怕阎王出票勾。

上文讲过下文来，金花谢过银花开。

开金花替斋主满门大小添阳寿，谢银花为一众会友免三灾。

依还提起一部苦修得道《观音卷》，依科修奉劝善人。

说者，《观世音宝卷》一部未满。上册经文讲到西番红颜国用在石板上栽活五百棵枯松为借口，向兴林国寻衅挑战。妙庄王准刘钦丞相之奏，将三公主妙善赦出画牢，要她将枯松栽活，兴林国才安无战祸。三公主就想了：为父王解忧，替万民除难，要顺应父母之意才谓大孝！父王哎——

天大的难事总在我，在我三女一个人。

任它石板生铁硬，孩儿定把它栽逢春。

宫娥彩女一众人等。陪三公主来到御花园里一看，一棵棵松树枯枝落叶，有的已生蛀屑，若用它生火煮饭都没火力。那石板呢，没孔没眼，没处植根生长：“罢也罢了，松树到了绝处，我妙善也到劫处。”她看看无法，扛起锄头对石板上就伐。一伐“叮当”，手麻木到肩膀，震得她双膝落地，对石板上一跪，叫声“师父哎——”

石板上栽松怎生根，枯枝烂叶怎逢春。”

公主手拿罗汉松，仰天长叹对虚空。

该派徒弟修办道，多下雨来少起风。

公主手拿罗汉松，点点泪水化长虹。

该派徒弟修办道，伏乞师父显神通。

慈航道人泪纷纷，惊动韦驮一真神。

韦驮菩萨是十世真童体，三州护法神。他修了十世才得真神之称，七世慈航道人只修了七世，因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，重新修炼。韦驮真神见慈航道人有难，自然要下来为他解厄。遂一阵仙风，站到御花园中。县主城隍，花园土地见是韦驮真神降临，赶忙上前迎接。韦驮说：“城隍城隍，你怎不帮慈航道人忙？土地土地，你也好帮他出点主意，拿这些松树栽活。”花园土地说：“啊，妙善公主就是上界的慈航道人？恕老朽无知。格么，既蒙真神瞧得起我当方土地，我就来帮她想个什么主意。”花园土地横看竖看，石板乌黑，厚有一尺，要在这石板上栽树，真是一支没眼的笛子——没法吹。他说：“韦驮天尊，我年老体弱，势力单薄，恐难担当此重任。我看，要得快，必请灵应侯挂帅，把五路土地，宅神太岁，差人小鬼，倾巢出动，各显神通，才能马到成功。”韦驮真神一拍大腿，说声：“好，这是你的绝妙主意。”城隍菩萨是妙庄王敕封的灵应侯啊，是一县之主，手中权势很大。这下，他把各路土地，各户的宅神太岁，各部的判官小鬼，统统召出山门。吩咐带锹带锤，带桶浇水！这遭呀——

天上星光照，地上神仙动千功。

不为妙善修办道，无事怎肯下虚空。

韦驮真神来督阵，城隍土地也栽松。

不是妙善修办道，哪愿亲手开夜工。

丑时动工寅时栽，日出卯时长上来。

韦驮真神见树栽成功，一个云头回到天空，又请甘露夫人再来帮忙。甘露夫人是专做

好事的女神，她见韦驮有请，不敢怠慢，就用甘露丝雨往下洒。甘露一洒，枯松就迎风摇摆。摇摆就发芽，发芽就生根，生根就长叶伸枝。

甘露细雨飘一飘，青枝绿叶嫩夭夭。

三公主跪在地上哭泣祷告，宫娥彩女也伏在地上求神。花园土地想：我们这么多神鬼动工，不能让宫娥彩女们见到，他们看见了会被吓坏的。还是他的主意多，到袖管里摸呀摸，摸出一把睡魔虫，对她们鼻孔里一攻，她们就瞌睡蒙忪，头朝西脚朝东，一觉睡到东方泛红。妙善公主睁眼一看，一片松林，翠绿青青，念声：“阿弥陀佛，神明保佑枯松栽活了。”宫女们醒过来一看，赶忙进宫去报：万岁，三公主竟有道功哩——

她诵一夜经，五百棵枯松绿荫荫。

满朝官员来到园中一看——

园西方，绿叶松，青翠欲滴，
园东方，迎客松，满面笑容。
园南方，罗汉松，身材高大，
园北方，马尾松，赛过马鬃。
园中央，五针松，蒸蒸日上，
五色松，在园中，碧波晴空。

满园青松添春色，百鸟声声朝凤鸣。

妙庄王闻奏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怒。喜的是妙善女能为他除忧解难，安邦治国；怒的是西番红颜鬼子无端肇事，罪不可恕。当即喝道——

“拿番使推出午朝门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刘钦当即保本：“万岁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这是前朝惯例。

两国相争是常情，莫将来使作罪人。”

妙庄王说：“如有此例，他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将他重责五十大板，以警前非。”两个番使叩头服罪，谢妙庄王不斩之恩，当下写出降书降表，复称兴林国永远是西番的邦主之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番使负罪回国，妙庄王想到对妙善的诺言，遂将她传到身前：“儿呀——

为父准你去修行，无量殿上诵真经。”

妙善才得安身处，北番倒又起狼心。

西番是红颜鬼子，北番是哈利蛮子。哈利蛮子早有侵吞兴林国的野心，只是苦于找不到挑战的借口。这次西番红颜国向兴林国发难失利，他不服气，不信兴林国竟有如此奇人妙手！哈利狼主心黑，绞尽脑汁，聚集蛮将献计献策，逼兴林国用滚油煨烂铁茄铁索。把铸好的铁茄铁索连同战表一齐送进兴林。妙庄王拆开战表一看，上写：“堂堂兴林国，想必多将才；煨烂铁茄索，年年进贡来；若无高妙手，沙场见胜败。胜者称主，败者将妙庄王首级送来！”妙庄王看罢战表，龙腾狮吼：“你这哈利蛮囚，这等野蛮称凶，无视我兴林大国！叫声：兵马统领赵震将军——

你领兵踏平哈利国，生擒他狼子共狼孙。”

文相刘钦深思片刻奏道：“万岁，你莫要被蛮子激怒，此事须谨思之，慎行之，不可急躁兴兵。依微臣之见，前次西番挑战，赖三公主妙手治服，倒也免得提兵调将，兴师动众，军民得以休养生息。此番北国图犯，仍可借三公主之手克敌制胜。如三公主道成，北番自当服罪，万岁当不能食言，继续准她修道；不成，再请赵统领挂帅领兵，罚三公主一同出征。一则征服北番，二则逼三公主开戒。”在场的众位大臣一听，都说这是上全之策。妙庄王顺从众意，将三公主宣了上殿。妙善公主问道：“父王，您唤儿又为何事？”“儿呀，上次你将西番的枯松栽活，为民除患，实是功不可没。而今哈利蛮子又兴兵作乱，要我兴林国将铁茄铁索煨

烂,对我才俯首称臣,不来侵犯,不然他要杀进兴林,鸡犬不留。儿呀——

还是你的高妙手,去将铁茄煨化身。

不把铁茄来煨烂,你随三军去出征。”

妙善一听,好不伤心。这叫君要臣死,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不得不亡。罢也罢了,我决意舍身求死,修行到底!父王哎——

任它铁茄千般硬,孩儿定煨它化灰尘。

妙善公主叫宫娥彩女来到御花园里,搬来松香烈材,硫磺火硝,支起铜锅铁灶,拿铁茄铁索对油锅里一撂,架火就烧。干柴加火硝,拿锅里烧得乌烟缭绕,三天三夜都不曾睡觉。煨到第四天的夜晚,妙善公主用铁筷到油锅里一梗,铁茄滚总不滚。她急得没法,就喊菩萨。师父哎——

人生苦乐本无边,修道好比登九天。

我今铁茄煨不烂,修身犹如梦黄粱。

师父哎,油锅如同鬼门关,欲过此关万般难。

我今铁茄煨不烂,修身不如上刀山。

正巧那天,玉皇行香,在云端里看见。“啊呀,七世慈航在御花园遭难,不能将生铁茄索煨烂,她在对天哀叹!”玉皇随即收起云头,按落到御宰台前,吩咐铁嘴鲲鹏:“速将宫中的蜜茄绵索带下凡去,拿慈航道人锅里的铁茄铁索换来见我。”

大鹏奉了玉主令,浪翅腾飞下凡尘。

一翅飞到御花园,此时已是深夜三更,三公主蜷缩在柴堆旁打盹,大鹏轻轻抓开锅盖,拿蜜茄绵索对油锅里一丢,衔起铁茄铁索就溜。它哪知衔住茄子,索子又长;衔住索子,茄子又重,真像黄鼠狼衔鸭蛋——没法下口。哎,这铁嘴鲲鹏也真灵巧哩,拿铁索对颈项里一绕,茄蒂用嘴一咬——

翅膀一拍就起身,飞去南洋海上空。

铁茄铁索在油锅里煨了三天三夜,烧得通红,其烫无比。大鹏的嘴挨烫红了,羽毛挨烫绿了,也只好忍痛飞行。这时玉皇大帝不放心,铁茄铁索重,怕它衔不动,在南天门外就喊:“大鹏,铁茄可重,你可衔得动?”大鹏听到了,心里犯难哩,我是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?要是答应,嘴一张,劲一松,铁茄就下落海里;要是不回答,他又不是别人,是玉皇大帝,圣命难违?罢,不能答应也得答应。“玉主哎,不重,衔得动格。”它嘴喊不重。“啪隆嗵”,铁茄落在南海中,大头沉下,茄蒂朝上。这下,铁茄落海,急坏了大鹏。它用嘴啄,用爪翻,横爪竖翻,拿铁茄的大头翻了朝上。玉皇大帝在南天门看好了的,看它实在衔不上来,就抓一把香灰往海里一撒,说声道“长”!

喝声长字不费心,洛迦高山到如今。

等到皇姑修成仙,他父王在落迦高山受香烟。

因为妙庄王姓婆名伽,就把落茄山改成洛迦山。这是后事,暂且不提。

再说大鹏来到御宰台,叫声:“玉主,你倒对我瞧瞧看,我为慈航道人吃到这般苦,嘴烫红了,毛烫绿了,像个底高样子?”玉主对它望望倒笑起来了——

玉皇大帝笑呵呵,封它红嘴绿鹦哥。

等到妙善修成正,香烟与它二八分。

后来妙善公主修成正果,封作观音圣母,身旁站的一只鹦哥,就是当年救助她的有功之神。

两旁善人如不信,观音神轴上看分明。

妙善公主一觉醒来,只听油锅里“突突”有声,忙叫彩女:“替我拿锅盖掀开看看,茄索

可曾煨烂哩？”彩女拿锅盖一掀，茄索余了朝天，一戳透烂，竟好当菜下饭。这下，彩女眉舞眼笑，赶快到妙庄王面前禀报：“万岁——

皇姑诵了三夜经，铁茄铁索好当点心。”

你道妙庄王听了是怎么说的：

不好了，三冤家不是龙胎凤骨生，妖魔鬼怪入宫门。

堂堂兴林出妖道，要笑坏边邦外国人。

随即叫彩女拿三公主带了上殿：“冤家，你朝也诵经，晚上拜神，招妖出世，引鬼上门，竟将铁茄煨烂，枯木逢春，惹得边邦时而兴兵作乱？

如若再让你修行，我铁打的江山也不安宁。

开斋就从今日起，不回心来也回心。”

三公主说：“父王哎——

我裁松煨茄是遵父命，制服边邦为朝廷。

为女没有半点错，为何不准我修行。

父王哎，我宁可钢刀颈上刎，要我开斋万不能。”

“喔，你这冤家真要修哩。修道莫非是要上西天。西方最冷，拿你打入冷宫去尝尝冷宫里的滋味，看你修也不修？”妙庄王开口，逼住宫娥彩女动手——

拿三公主押入冷宫遭磨难，后来就封她救苦救难观世音。

这冷宫是底高样子？四周砌冰块，上面用冰盖；下面连底冻，直通水晶宫。三公主里面坐，冻了不得过。身上像冷水泼，牙齿抖得不能交合。

根根毛孔冒鲜血，筛糠乱抖泪纷纷。

哭泪叫声师父哎——

我朝也念你《金刚经》，夜也诵你《金刚经》。

诚心诵经办修行，好处不曾修得到，反入冷宫做罪人。

师父哎，我冻死冷宫事犹小，《金刚经》丢下给何人？

一口怨气，惊动玉皇大帝。玉帝睁开慧眼一看：“不好了，慈航道人又在冷宫遭难，性命难保，随唤火龙太保速速下凡，搭救慈航道人。”

火龙太保奉主令，红光灼灼下凡尘。

一个闪电来得快，将身钻入冷宫门。

火龙太保对冷宫里一钻，三公主顿觉热气上身，陡长精神。

理一理青丝挪一挪身，莺声琅琅又诵经文。

次日退过早朝，妙庄王想到对三皇女发怒，把她打入冷宫，觉得不应如此，内心有疚，于是便唤彩女：“替我到冷宫去看看，三冤家可曾挨冻死哩。如果没有冻死，把她放出宫来，细心服侍，待我慢慢劝她回心；如若冻死了，不能让她暴尸露体，用沙枋棺木将她收尸入殓，葬入后园，免我多生烦恼。”那些宫女啊，一个个磨磨蹭蹭，呆呆瞪瞪，不敢走近冷宫。怎？料定那个冷宫里，莫说是人关在里面，是鬼也挨冻死哩，哪还敢开门看冻杀鬼呢？她们几个宫女手携手，肩靠肩，壮一壮胆子把门一开，热气对外直裁。对三公主一看，她浑头浑脑冒汗。万岁哎——

千岁娘娘道功深，冷宫又冻不死善心人。

宝德皇后奏与妙庄王说：“陛下，三皇姑性骜，不听劝导。实乃她咎由自取。不过，自古有言：猛虎犹护子，蛇毒也爱亲生。三皇姑毕竟是我们的滴血骨肉，怎能让她屡受磨难，频禁囹圄！”妙庄王听了，更觉得儿过份，自有反悔之心，便问：“依你之见，如何是好？”宝德皇后说道：“以臣妾之意，她既决意抛开物欲，礼拜如来，倒不如送她到汝州龙须县白雀寺去

修行吧。白雀寺乃轩辕皇帝倡建，内有五百尼僧修行。长老尼僧名叫夷优，是土罗国女子出家，道行可高，无不明敏，且寺内尼僧众多，身世各异，心思当有不同，让她在那里广开见闻，说不定还能劝她回心，到那时再把她接回皇宫，共享天伦，亦未为晚也。”妙庄王说：“梓童之意很有道理。”遂漫步来到龙书案前，写诏文一道，召白雀寺长老尼僧夷优进京，面授机宜。

时隔半月，白雀寺的长老尼僧听报皇上有召旨到，吓得心惊肉跳。他想——

我寺种了皇上田，从未拖欠皇上粮。

不知哪方施主告发了我，圣旨降罪责下来。

众徒呀，是凶是吉难预料，是福是祸费猜疑。

尼安、尼福二位老尼说：“长老，你不要怕，我们身在空门，皈依佛法，没有什么可惹皇上怪罪的，拿圣旨接下来看过就明白了。”长老尼僧遂大开山门，将钦差官接进禅堂，茶果相待，然后焚香掌烛，恭阅圣旨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胜如拾到宝和珍。

尼安、尼福问：“长老，你怎一刻是惧，一刻儿又喜，这喜从何来？”“高徒，圣旨乍到，不知是何凶兆，所以吓得胆颤心跳；看完圣旨，方才明了。这圣旨上写：皇宫妙善三公主，修行意念本生成，金言玉语空耳过，奇珍异宝不动心，香风花影她不乱，甘入图圈礼佛经，白雀寺中闻大觉，道高俯仰神鬼惊。”

立召夷优长老僧，速速随旨进皇城。

公主她——

白雀寺里能觉醒，大小佛像总装金。

众尼僧一听，十分高兴。便说：“师父，你应召进京，当皇上说话要当点心格。俗话说，君无戏言，官无悔笔。”“众位姐妹，这我知道，毋庸叮咛。”夷优长老当下沐手焚香、备轿——四个尼僧紧随身，兴致冲冲上皇城。

路上晓行夜宿，从不耽搁，数日时间来到外罗城住下。次日早朝，钦差官宣她上殿。妙庄王想，贫僧不能入朝，随传旨加封。

长老尼僧听封赠，夷优圣僧受皇恩。

夷优上殿，匍匐金阶，二十四拜，口称：“我主万岁，天子万年！”“圣僧免礼，抬头见我！”“万岁，贫僧皈依空门，足不出间，不知召唤老衲降何钧旨！”“圣僧，朕召你非别，只为三女妙善苦恋修行，劝不回心，故而召你前来带她去寺院修行，从中劝她行归孝悌，恪守宫规，情念天伦。”这长老尼僧贪功婪赏，荣禄熏心。当殿就胡说一通：“万岁，人世间的男男女女，花花草草的事我经历得多哩！有行凶作恶者可劝他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有迷惑修行者可以劝他开戒还俗，嫁夫育子。三公主到我们寺里，只要贫僧略用心意，聊费口舌，那时火到猪头烂，功到自然成，不愁她不顺水推舟，入境随流。”“格么，我三女到你寺里要多少时间能劝她回心开戒？”“万岁，三皇姑年轻意薄，要劝她开戒可不太费心，多则一月，少则二旬。”“好，你一个月劝她回心，送她进京，白雀寺千亩良田永归你寺执种，免完皇粮。寺院房屋倒塌，皇上修葺；佛像毁坏，皇上替它装金。但是，一个月劝不得她回心，你作何自问？”长老尼僧不从心上所发，信口一塌，说了过头大话。“万岁哎——

皇姑一个月不回心，放火烧我庙堂门。”

大众哎，君王面前无戏话，后来此话就成真。

妙庄王将妙善公主唤到面前说：“儿呀，你真心要修末，为父也只好随你心愿。不过，宫中不戒五荤，污秽不净，不是修行之地。吾闻汝洲龙须县白雀寺是有五百尼的大寺，佛家之道场，出家人修炼之地，那里万般清静，正好修行。寺里的长老尼僧愿意带你同去，到那里

听她教诲，超脱苦海。”妙善公主只当父王是一片好心，让她修行，当即起身拜谢隆恩——
拜谢父王有道君，祝愿龙体永康宁。

众位，世上千般苦，莫过于人的生离死别。三公主眼看就要与父母和两个姐姐离别，顿觉孤苦凄惶，转身就去会会母后和妙书、妙音两个姐姐。

拜一拜皇后生身母，报报当年养育恩。

再拜姐姐人两个，抚养好姑侄续春秋。

我今远去白雀寺，伏望二姐孝双亲。

借重再拜双父母，休将孩儿挂在心。

且等来日功成就，再来济度众亲人。

宝德皇后见三女与她分手，想想心里不得安，眼泪不得干，就去见妙庄王：“万岁，三女去白雀寺么，可备半副銮驾送她？”“梓童，冤家背道，还用銮驾相送？让她与尼僧同行！”“万岁，这可万万不能，文武官员的子女出门，还有侍佣随身，我皇姑出门叫她孤伶伶与尼僧同行，岂不受人耻笑！万岁呀——

你不看金刚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

鱼情水情总不看，看看我你结发情。

你配半副銮驾送送我三皇女，她是皇宫骨肉亲。”

“梓童，你不要哭，她是你所生，也是我所育，你爱她我也疼她，只怪她再三抗命，一意孤行，我只不过是一时之火，岂有不配銮驾相送之理！”宝德皇后这才来到东宫知会妙书、又到西宫去对妙音说——

“你的三妹年纪轻，沿小伶俐又聪明。

只因她修道一命倾，惹你父皇发狠心。

罚她白雀寺里去，涤面洗心重做人。

而今她将离宫去，你们二姐要送行。”

“母后，事到如今，你也不必伤心，我们一定要去送行的。我三妹平时只顾诵经，也不顾头顾脚，头上丝巾没一块，脚上花鞋也不新。我们坐夜来替她做一双新鞋，缝一条丝巾，给她带去洗换，也算表表我们手足之情。”当夜妙书、妙音姊妹二人彻夜未眠，银灯火点得雪亮，为妙善公主绣花鞋。

大红面料配燕青，胡绿紫兰桃花芯。

月白丝线单锁口，满帮花鞋簇簇新。

乌丝包头缝一件，上遮青丝下披肩。

那天是六月十九日，一清早大二皇姑赶到朝阳门外，看看三妹的轿子就要动身，姊妹就要分手，心上倒也一阵酸楚，泪珠夺眶而出。

三妹呀，为你修道疼我心，常使母泪湿衣襟。

你怎铁石心肠如利剑，斩断姐妹手足情。

妙善公主说：“姐姐，母后为我伤心，你们要宽慰于她，不要让她哭坏身体，你们有姐夫相亲相爱，不必把小妹挂怀。

如若母后来哭坏，我做不到端汤奉茶人。”

“三妹呀，母亲想到你么，还有我们在身旁相伴；你这远离皇城在白雀寺末——

抬头看不到皇城路，低头不见骨肉亲。

我把包头花鞋送给你，举目可见姐妹情。”

三公主头也不回，用手弯过来从肩膀上接过去。大二皇姑说：“三妹，我们巴心巴意做双新鞋给你，你怎不回头对我们看上一眼？”“姐姐，对不起你们，修道之人不走回头路，回

头就是回心。多蒙你们一片心意，我来作副偈子谢谢你们。

大姐送我青丝包头一片乌，我带发修行做尼姑。

白雀寺里修办道，今世总不配丈夫。

二姐送我一双纽丝鞋，肩膀上面接过来。

等我修道成正果，度我皇姐坐莲台。”

妙善公主轿动身，妙书妙音啼哭转宫门。

妙善公主的銮驾，前有“回避”、“肃静”，后有“旗牌”、“掌扇”，一路浩浩荡荡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逢州不要州官接，遇府不烦府官迎，

在路行程半个月，不许扰乱众黎民。

轿子来到白雀寺前，三公主吩咐銮驾一行，速速回转，沿路不得惊扰百姓，不得掳掠生灵。白雀寺五百个尼僧列队寺外，拈香礼拜，

一来迎接三千岁，二接师父长老僧。

妙善公主连忙还礼：“我是来投师学徒的，何劳一众师父迎接，实不敢当。”长老尼僧说：“皇姑，入得寺来，大家都是姐妹相称，你就不必客气了。不过，老衲有话在先，你来，我们也不多你；不来，也不少你；既然来了，就要受空门规戒。”“师父，这我不懂，当受何规戒，望师父指点。”

第一要皈依佛，当堂拜拜佛世尊。

第二要皈依法，我就算你领头人。

第三要皈依僧，五百个尼僧姐妹称。

妙善公主走进大殿看到三尊古佛威严正坐，两旁十八尊罗汉矍铄有神。

还有韦驮真神朝北撑，金盔银甲亮锃锃。

先拜如来三尊佛，又拜韦驮护法神。

转身又拜过长老尼僧。“师父，我到你寺里来修行么，请给一处清静的地方让我去诵经。”“皇姑，我寺内的地方大哩，房屋多哩。有佛堂，有禅堂，有忏堂，有客堂，还有厨房，膳堂。我带你去看看，你合意哪里就登哪里。”妙善公主走进佛堂，一众尼僧在那诵经礼拜；走进禅堂，一众尼僧在那坐功养性；走到忏堂，钟鼓声声，一众尼僧在那拜忏；走到客堂，只见人聚人散，送往迎来，忙碌不停；走到厨房，一众尼僧忙着烧粥煮饭。

转弯抹角往前行，前面有座懒梳亭。

这三间懒梳亭是瓦檐草脊，四周是芦编的巴壁。公主问：“这懒梳亭作何用场？”“啊，这是僧徒休养之地，眼下无病号在此，所以这房空着的。”“师父，这地方倒中我意的。”“你合意就让你。”这下妙善公主搬一张凳，端一张桌，倒一杯净水，斋神供佛——

公主身坐懒梳亭，朝朝夜夜诵真经。

啊唷，不曾有几天，一些小尼僧翻腔。“师父，皇上公主带多少田来格，带多少粮来格，拿多少钱来格？天天筷上拈碗，碗上搁筷，来吃我们的现成斋饭！”“徒弟，皇上不是让她来修行的，是带来劝她回心开戒的。”“劝她回了心可有好处？”“怎没好处？皇上准的，把她劝了回心，送她进京，白雀寺千亩良田永远不要完粮，房屋倒塌皇上来修，佛像损坏皇上来装金，从此，我们师徒五百个，上不要完粮，下不要修庙，旱涝保收，不用愁饿。”“师父，这倒要下点功夫劝她呢，假使她不肯回心，倒要养她的老哩！”“什么养老养少的，皇上只限我们一个月时间——

一个月不得转回心，放火烧我庙堂门。”

尼安、尼福在旁一听，吓得打了一个寒噤：“啊依喂，师父，你进京的时候，我还对你说的，当皇上说话要留点心，不要贪图眼前利，这下好啦，对她倒就要下番苦功哩！

要是一个月不回心，大家要陪你化灰尘。”

“徒弟们，你们不要怕，往常山林施主来包经忏，不也是我答应下来的，其实，我一句也没有念，总是你们大家念的，大家拜的，答应劝三公主回心么，虽然是我当殿承认的，但也要你们大家帮忙，如果你们哪位高手能把三公主劝醒，我去向皇上奏本说，这不是我费的心血，是××师父的功劳。

天子面前保一本，你红丹金印坐衙门。”

阿依喂，这些出家人听到做官，个个都贪。“师父，劝公主在我，只要我搬动三寸不烂之舌，可以把死人说话。”有人说，只要我去一劝，公主的道性就退掉一半。其中有年老的，有年少的，也有不老不少的三种尼僧，立刻动身——

行走一阵风，争先恐后夺头功。

十多个尼僧一齐拥到懒梳亭，脸上笑眯眯，嘴上蛮客气，三千岁长，三千岁短，个个向她问寒问暖。三皇姑说：“多谢众位姊妹来看我，这个地方又没桌子又没凳坐，只好请你们站着了。”一个年老尼僧抢上先说：“皇姑，你在宫中吃有山珍海味，穿有锦绣罗衣，随身有宫女侍候，何苦来坐庵，吃斋饭，受这般苦呢？”“是呀，老姐姐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何不在家靠儿靠孙享清福，也到这里诵经修心？”“不啦，皇姑，你不晓得我的命苦，才来修行的呀！”“你的命有多苦，能说给我听听？”“我的命呀——

我苦了一生命多乖，忙到年老力气衰。

大媳嫌我饭量大，二媳嫌我手脚呆。

儿子急得干瞪眼，婆娘一骂口不开。

在家吃的受气饭，只好来吃恨气斋。

“啊，苦了你没有一个孝顺媳妇，壮年为她们做牛做马，老来吃她的受气饭。我问你，你做媳妇的时候可养婆婆？”“我做媳妇的时候与婆婆分开过的，她不吃我的饭。”“你不曾养婆婆，怪不得媳妇也不养你，所以你更加要修哩！”

前生不修今生苦，今生不修孽更深。

欲要修得儿孙福，修修来世好前程。

年老尼僧一听，自己问心，挨三公主责怪得不轻，跪下来就诵经。中年尼僧接上来就说：“皇姑，你是金枝玉叶体，窈窕淑女身，何不在宫中招纳驸马，享尽洪福，何苦来陪我们念咕咕经，拜台子脚？”“是呀，我就不明白你生得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形端表正的体面女子，为何不嫁丈夫，过那怀中抱子，足头蹬夫的欢乐日子，也来这里削发为尼呢？”“皇姑，我嫁过丈夫的，只怪自己命苦，苦若盐卤。”“我不信！”“你不信，我说给你听。

我脚板落地父母就断根，叔伯扶养我成人。

花花轿子抬出去，嫁个丈夫不归正。

赌钱喝酒充好汉，夜不归宿日不进门。

是非场上好凶斗，他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丈夫死了独身过，没男没女没大人。

靠张靠李靠不上，白雀寺来做尼僧。”

“师姐呀，你啰啰嗦嗦，说上许多，千句万句并成一句，你是——

前世不修今生苦，今生不修枉为人。

师姐哎，你就一心一意修办道，莫到来世再受苦辛。”

中年尼僧一听，双手一合，跪下来拜佛，也不再劝三公主了。小尼僧称能，接上来就说：“公主娘娘，你二八青春，正好行茶攀婚，穿戴珍珠玛瑙，翡翠珠宝，富贵荣华的日子不晓多好，何必来陪我们这些苦命人修道。”“啊呀，师妹你也年纪轻轻，为何不出帖攀亲，过那男

欢女乐的日子？”“啊也，我嫁不掉呢，没得哪个要呢？”“师妹，你这话错了，世上只有剩男，没得剩女，像你这般体面的小姐，是一根好的木料，余不到第三张桥就被人家捞走的。”“皇姑，我不能与你相比，你是皇帝的女儿——不愁嫁。我的命不好，卜卦先生说我犯华盖煞的。”众位，古有人说这个华盖，有男华盖、女华盖之别。

男犯华盖命不长，只好削发做和尚。

女子华盖命克夫，嫁不出去做尼姑。

“师妹，你若劝人修，莫劝人偷，劝人开斋成饿鬼，自己开斋堕沉沦。”小尼僧听说劝人开斋要成饿鬼，她怕不修道再成饿鬼，也就闭口不劝了。回过身也跪下来诵经。

长老尼僧坐在禅堂里等那些尼僧回报劝三公主的音讯哩。等了三个时辰，不见一个尼僧回来。她心上想：可能劝成功了，不然，僧徒们怎一个也不回来。但又一想，不像成功的样子，如果有点眉目，他们一定有人要先回来报信的。

长老尼僧不放心，立刻奔向懒梳亭。

进去一看，大小尼僧跪在三皇姑四转。喝道：“这成底高样子？叫你们来劝她的，不是要你们来拜她的，快快起来！”“师父，我们是劝她的，哪晓得操鸡不到反蚀了一把米，反被公主劝住了。”

长老尼僧闻听这一声，腹中焦愁八九分。

随即唤出尼乃、尼兴、尼安、尼福前来商议办法。尼安、尼福的名字虽然好听，而他们的心肠却很毒辣。说声：“师父，对她文要文劝，武要武劝；善劝不醒，要行恶劝。好言劝她不成，要想办法拿规法，用各种营生来磨罚，她自然就回心的呢。”“徒弟，寺里罚她做营生么，我在皇上不曾提到这一条，叫我怎好开口了？”“啊呀，你好说得很哩，对我们身上推，拿我们做桩头，说是我们的主意，寺里的规矩。”长老尼僧点点头，心领神悟，急忙赶到懒梳亭。“皇姑，你到我们寺里来修道么，经好诵，饭难吃。白雀寺里人多嘴杂，议论多端，大家问我说，你带多少田来种的，带多少钱来用的，带多少粮来吃的，我说你一样都没带。大家对住我说，我们这五百个人，在家的要赶拜经忏，出门的要化斋饭，三皇姑对这一坐，什么也不做，每天三茶四顿，大家倒要忙给她吃！他们对我拿板做腔，嘴里叽哩咕噜，拿我在中间解锯，所以我来与你讲讲，帮我争口气，替寺里做拉一点活计，多到时间再去诵经。”“师父，提到做营生，我自小不曾学过，一件都不会做。”“格么，真正不会，不要让我为难，我备一顶轿子送你进京，到皇宫去享福。”三公主一想，不得了啦，老尼僧与我父王是一条心，不是让我修道，是要罚我回心。罢也罢了，我修道只能在苦中求，再苦再难也得修。“师父，请你拣轻细点的、容易点的让我先试着做。”“轻的，易的？没这么随意！寺内的活计轮着做的，轮到你轻重不能拣，多少不能推，轮到哪个是哪个！”“师父，我从哪天起，做的底高事体？”长老尼僧屈指一数：“前天是张僧，今天是李僧，明天轮到你——

大清早起开山门，开过山门扫灰尘。

饭前饭后抹台凳，夜晚点亮琉璃灯。

多到时间你憩息，夜间提锣看五更。”

三皇姑想，明天活计虽多，经倒不可少念。于是她身坐蒲团，通宵不眠。

一夜诵到天明亮，五更不曾闭眼睛。

明天一早，三公主把经书拗折，对怀里一塞，来到山门口一望，心吓得在荡。怎？一丈二尺宽的开间，上下通槛六扇头大门，斗能粗的门杠，像一只猛虎卧岗，莫说想去搬动它，望也不敢对它望。妙善走上前去用手一托，门杠紧紧迫迫；用肩去拱，门杠丝毫不动；急得没法，只是顿脚。喊声师父哎——

长老尼僧心肠狠，罚我苦役做营生。

开关山门我做不起，尼僧要拿我赶动身。

一口怨气，惊动太白星君。太白星君一个云头三千里，按落在白雀寺山门口，四大金刚上前迎接。老星君说：“金刚金刚，你们身大力强，不来帮我徒弟忙。”四大金刚问：“她是谁人？”“这你还不知，她是七世慈航转世，玉帝叫我指点她于凡间再修，所以是我的门徒。”这遭，四大金刚——东方持国金刚、南方增长金刚，认定开关前山门；西方广目金刚、北方多闻金刚认定开关后山门。金刚用手一拂，门杠往下一脱，山门开得笔直。妙善公主一见：“啊，山门也知我甘苦的，自己会开启的，就去绞台抹凳。伽蓝土地对她相相，你还能绞台抹凳？白雀寺每天几十桌人吃饭哩，你这点点小脚，身块瘦又弱，能作什么法，我们来帮你的忙。伽蓝土地眼到手到，拂帚一刷，一张张台凳刷得的光丝滑。还要扫佛堂哩。白雀寺有多少房屋，五百尼僧中从未有一人数清过，不要说扫地，就是放趟子跑，也要跑半天哩。风婆子想，伽蓝土地都帮忙，我能看她的冷铺？风婆子用功，每天到小中，嘴一鼓就吹风，一阵阵清风，把灰尘草屑吹得无影无踪。韦驮菩萨站在山门里朝北，看到金刚老爷开关门，伽蓝土地绞台凳，风婆奶奶扫灰尘，就想，三公主石板栽松，我就帮过她忙，为她解过难的。

如今封我朝北撑，也来帮她做营生。

到了夜晚，韦驮真神手指一伸，点亮佛灯，一盏灯亮，盏盏灯亮，就像雪片。

日落西山暗昏昏，千盏灯火亮猩猩。

值日太岁提铜锣，锣声铮铮报五更。

长老尼僧对几个小尼徒说：“你们替我去查查看，支派给三皇姑的活计可曾做出几桩来？”管香火的尼僧最当心。她去一看，吓得冒汗：“不得了啰，做得好啰！”“哦，她会做的。会做就叫她做，再罚她春碓推磨，看她此关如何得过！”长老尼僧依还又来到懒梳亭。“皇姑，眼下时当四月，二麦枯黄，既要割麦，又要栽秧，这几天寺里的经忏总停下来不拜了，要忙收割栽插。你力小不能下田，就在家忙点细粮，春春碓，推推磨，农忙一过，决不再要你做。”“师父，我听你吩咐，我去做也。”“哎，不是嘴答应，要限时定量的。春、磨、筛、拣，不能偷懒；一作三石六斗，总你一人动手。头铺二铺擀面，三铺四铺作酱，多余时间才有你相。”

公主急得泪汪汪，揩揩眼泪进磨坊。

三公主来到磨坊里一看，有人说油坊里的榨磨大，它比榨磨还大三成。跑到石碓房一望，生铁碓臼熟铁碓跳，半爿头石磨绑在碓跳上，像一只石狮伏在上面，走上去用脚使劲往下一踩，碓跳动也不动，似有千斤能重。哭泪叫声：师父哎——

春碓推磨我做不动，尼僧要拿我赶出门。

韦驮天尊闻声赶忙去对牛头、马面说：“你们身大力不亏，去帮三公主春碓；推云判官没事做，去帮三公主推磨；夜叉小鬼，你们通夜不眠，去帮三公主筛粮。”这下，大家来帮忙，挑起小麦上磨坊——

磨子口里粉粉碎，箩筛下面白如霜。

麸皮筛得碧波清，头铺二铺做点心。

三铺四铺做烧饼，五铺六铺擀面吃。

七铺八铺洗面筋。

长老尼僧天天查她的活计。看看活计做得不丑，又看不到她动手；只见她漫不经心，每天照常诵经。长老尼僧来到懒梳亭：“你倒定心，还坐这诵经？水缸里水没一勺，灶面前柴没一根，大众姊妹们都在田里忙碌，你倒坐家享福！快，替我去挑水。不要你多挑，只要五百个姊妹够用就是了。”“师父，挑水营生我实在不会做。”“不会做，给我回皇城，这里没有现成饭吃！”

如若再说不会做，三十禅杖赶动身。

“格师父，到哪里挑？”“我们吃斋之人忌讳多哩，近处河里水不清，九里龙潭水清净，到九里龙潭去挑。”

师父哎，修道之人莫吃茶，哪处水里没鱼虾。

就是在高山上掘口井，井底还有死蛤蟆。

“不啦，你可愿挑？不挑，就送你回宫，禀告你父王说你已经回心，不愿在白雀寺诵经。”

“师父，你不要反过来葫芦正过来瓢，说死说话就是要我挑水呢，要我挑，我这就去也。”妙善公主来到厨房，拿起水钩扁担，挑起一具水桶，正向外跑，长老尼僧一把背住水桶说：“皇姑，这具水桶大，你挑不动。”她去替三公主拣一对两头尖中间鼓的橄榄水桶，眼看不大，容水量比直桶还多，三公主又不知其中奥秘。妙善她——

挑起水桶急急行，高高低低路不平。

快跑水桶要撞脚，慢跑肩膀磨得疼。

咬紧牙关往前奔，九里龙潭面前呈。

这九里龙潭，宽有九里，深有九十九个台阶，三公主用尽气力往下跑完九十九步，走近水面，站下来喘口气，抹一把汗，提起水桶挽半桶水对石阶上一蹲，水桶对下一困。怎？尖底桶，蹲不稳，水桶一滚，水泼得精光。三公主啧啧嘴又挽第二桶。第二桶水仍旧是一登就滚，水又泼得精光。三公主气尽力衰，挽到第三次，手挽空桶抓不稳，空桶对河里一滚，直往河中飘去。妙善公主急得没法，就对水桶出气——

这瘟桶呀，你怎生在白雀寺，难坏多少善心人。

长老尼僧你心好狠，拿尖底水桶害我身。

三公主眼看水桶往河中越飘越远，捞又捞不着，唤又唤不回，只觉得挑水无望，回寺不能，哭泪叫声师父哎——

《金刚经》不曾写得真，如不到乡间挑水人。

我今龙潭挑不到水，就怕难有命残生。

皇姑在那泪纷纷，惊动玉皇大天尊。

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，左眼不跳右眼跳，右眼跳过左眼惊，双眼齐跳，晓得有兆。放开慧眼对下界一看，见到慈航道人在九龙潭遭难，随即玉磬三响召水龙太保下凡，替慈航道人解厄。

水龙太保站起身，云雾腾腾下凡尘。

一阵仙风，来到九里龙潭。摇身一变，变作旱蟾模样。攻到水潭里用尾巴鞭了几鞭，水桶趁浪头到三公主面前。三公主说，善哉善哉，天助我也！她捞起水桶又继续挽水。哎，这下奇巧哩，水桶对石阶上一蹲，平平正正，四平八稳。怎？水龙太保扶好了的。

她挑起水桶往前行，脚下生风赛腾云。

三步并作两步走，厨房到了面前呈。

三公主拎起水桶往水缸里一倒，水龙太保在缸底里一啸，缸底下的水对上直冒。这下好哩，水缸通河，河通江湖，湖通四海，白雀寺五百尼僧吃不完，用不光，一年四季水满缸。三公主看看水缸满格——

将身来到懒梳亭，加工进步诵真经。

长老尼僧见她在懒梳亭里诵经，又起毒心。第二天早上，她拖根禅杖，对三公主面前一站：“皇姑，你对这里一坐，什么活计不做，三茶四顿吃了怎看得过的。”“师父，你叫挑水，我不是把水缸挑满了！”“哎，挑这点水还算活计？不算，明天替我去樵柴。不要你樵多，只要五百个人的茶水饭菜够烧就是了。”三公主想，不好违命，违也要做，不违也是做，向她求情诉苦，等于一刀剁在壳树上——白说。“格么，师父，我到哪处樵呢？”“这，我们修道之人忌讳

多哩。近处山上生灵多，不能去樵鸟窝柴，你到十里荒山去樵。

若嫌十里荒山路程远，你打起包袱上皇城。”

“师父，要我樵柴么，从何时樵起？”“哦，今天来不及，明天轮到你。”

妙善公主去樵柴，鸡啼四更就起来。

身上衣薄多寒冷，脚下穿双旧花鞋。

公主肩背绳索出山门，当方土地得知闻。

土地老爷想，长老尼僧心好毒。十里荒山森林里的虎豹成群，张嘴吃人，叫她只身去樵柴，就怕有命去还没命来。

若失皇上三公主，我当方土地犯充军。

寺庙土地一阵仙风，来到十里荒山，摇身一抖，变只雄狮一声怒吼，山上的豺狼虎豹吓得乱奔，各自逃生。怎？狮是兽中之王，各种猛兽听到雄狮一吼，吓得赶快逃走，三公主才免受猛兽伤害。三公主上山一看，古木参天，遮云蔽日。阴森森，黑沉沉，浑身寒惊。喊声：“不好了——

树高千丈柴难取，鸟昏漆暗怕杀人。

我有命上山看一看，没命下山诵真经。”

三公主一声呼号，透到灵霄，惊动玉帝。玉皇大帝打发百鸟仙子下凡，替三公主解难。百鸟仙子带哪些灵鸟下凡？

八哥头上一撮缨，喜鹊穿的黑背心。

斑鸠爱穿茄花色，野鸡穿的十样锦。

千百只仙鸟不同色，铁嘴乌鸦领动身。

乌鸦忙了扳，喜鹊忙了衔，噼噼啪啪，窸窸窣窣，枯枝枯柴直往下落。这遭，仙鸟扳大枝，凡鸟衔细柴，三公主担柴前面走，百鸟衔柴后头跟。不论干柴、湿柴、粗柴、细柴、芦柴、竹柴，连落在地上鹁鸪做窝的柴，统统衔进白雀寺来。

这叫凡人动千工，仙人一阵风。

午时衔到未时辰，白雀寺堆了密层层。

三公主看水缸满的，柴禾足的，这就放心，坐下来诵经。长老尼僧看到这光景，心上高兴。就去责怪一般小尼僧：“三皇姑毕竟是皇上的公主，做事又好又快，如用快刀切菜，往常叫你们做点营生，嘴唇说干了，喉咙喊哑了，也做不到这样好！”“师父，你不要把大事忘了，高兴得太早，三公主退道心有几成啦？我看她八字还未见撇，六字还未见点哩！”

长老闻听这一声，稀稀步子去找尼僧。

找哪个？找尼安尼福替她出谋划策。尼安尼福眼睛一眨，心计很辣，说：“三公主既然做事不慢，你可以罚她烧粥煮饭，管我们五百个人嘴里的咸淡。她若是忙不过来，自然要回心转意去找你说情，送她进京，回宫招亲的。”长老尼僧大腿一拍，拇指一翘说：“此计甚妙。”不过，她又放低嗓音说：“此计虽好，还要大家协调。如其烧得多，大家少吃点，让饭剩下馊，我好去口诛她；如其烧得少，大家拼命舀，还喊吃不饱，我可去杖罚她。”

长老尼僧说得轻，东厨老爷听分明。

东厨老爷小名叫灶家菩萨，是管厨房的神明。他听长老尼僧出此毒计。就抄前一天，于本月二十三日上天，宣奏长老尼僧毒害慈航道人的本。玉皇准本，打发九天仙女下凡，帮三公主操勺掌锅，叫火龙太保帮三公主烧火。

九天仙女下凡尘，火龙太保紧随身。

长老尼僧来到懒梳亭。三公主见长老尼僧对面前一站，吓得汗冒淋淋，问：“师父，你来又有何干？”“啊，姐妹们忙不过来，向我闹嘈，要你去烧几天饭，让她们多拜几部忏。”三公

主没法，只好答应下来。不过，她说：“师父哎——

我自小未进厨房门，烧多烧少没分寸。

烹调煎炒我不曾掌过勺，酸甜咸淡我辨不清。”

“格，皇姑，你不说则已，提到烧多烧少你倒替我当点心格。一要够五百个姊妹吃饱吃好，不让他们挨饿；二要不能浪作一粒米面，糟蹋五谷；糟蹋五谷，罪孽深重，寺规佛法都不饶恕。”“师父，我从那天做起？”“今天晚了，明天一早。从明天起，烧粥煮饭轮到你。”

明早，三公主来到厨房一看，心惊胆颤。紫铜锅子是平底，一锅要煮两石五斗米。铲刀铜勺是铜铸铁打的，一把重有五六斤。三公主急得心躁，双脚乱跳，九天仙女在暗中好笑：“公主哎，你大胆放心——

有我们姊妹九个人，哪怕它喉咙万丈深。

佛祖有个乾坤袋，万物能缩亦能伸。”

自从三公主值厨起，每天粥是粥来饭是饭，汤是汤来菜是菜，煮得不硬不烂，不咸不淡，十分可口，一般尼僧吃得欢欢喜喜，笑之眯眯，都说毕竟是皇上的公主，见识不小，手脚不慢，烧出这样的好茶好饭。也有尼僧说，随她本事多好，她没法量我们的肚子。如其烧得少，我们拼命舀，吃它锅底朝天，就说肚子还没吃饱。恶作尼僧说得轻，九个仙女听分清。“喔，这些恶姑，不是修道的，是吵庙的。难怪凡间人说，有些吃素修道之人，是‘嘴里佛呀佛，心里却是贼呀贼’。”

随你是佛是贼心，逃不过佛祖慧眼睛。

一天，长老尼僧来到厨房，掀开锅盖一看，见锅里饭不多，就唆使大家说：“锅内没饭，要赶快吃得去念经拜忏！”这遭，一众尼僧抢着盛争着舀，一个个吃得哼登饱。吃到临了，锅里的饭既不多又不少，正好吃了。一些尼僧心不明了，嘴上唠叨：“这倒惹鬼，锅是聚宝盆？”第二天开饭辰光，几个尼僧掀开锅盖一瞧，嘿，饭多哩，今天要给点颜色她看看呢！于是。五百个尼僧，慢斯图吞，本来吃三碗的只吃两碗，吃两碗的吃一碗，吃一碗的只吃半碗，大家就搁筷丢碗，稀稀步子跑走。尼安尼福两个恶僧，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：今朝饭多，要多半锅，这五忙六月的热天，不馊掉才有鬼哩！但还是不放心，又去灶前复看。一看呀，饭没一碗，锅底见天。尼安想：这倒翻腔，三皇姑成仙？饭给仙人吸走啦。九天仙女有话：尼安，你说对了——

仙女掌锅灶，厨房显神通。

施展神仙术，其法妙无穷。

仙女使个变化法，尼僧还在鼓梦中。

尼安尼福对长老尼僧说：“处罚三皇姑做事，已到山穷水尽之地，眼看限期已到，怎样向皇上交旨？”“长老尼僧说：“看样子，这么多营生不是她一人力所能为，定有人暗中做她的帮手。究竟是哪些僧姑所为，你们着几个心腹姊妹帮我看，前门后门，佛堂厨房，春碓磨坊，四面八方，派人看守。

高子矮子拿一个，带到皇上作证人。

如若没有人作证，我铜嘴铁舌也辩不清。

我一人问罪犹小可，五百姊妹要祸临身。

明日清早，一些看守的尼僧各就各位，两个一档，在各处看守三公主做活。她们来到山门口一看，开山门的是三公主；磨子隆隆响，春碓推磨的是三公主；佛堂、客厅扫帚吱吱声，绞台抹凳，扫地掸尘也是三公主；看守厨房的尼僧一看，烧火上灶又是三公主。这些尼僧聚到一起，总说是三公主。长老尼僧说：“我不信她是三头六臂，有分身法术，变出这么多三公主？你们替我吃点苦，日里看不到夜间守。是人是鬼，躲得过白天躲不过夜间。

是鬼白天见不到，是神夜间显原身。

一众尼僧眼睛不眨，守了一夜。次日清早，一个个忙向长老尼僧禀报，说：三皇姑到高丽国请的高个子人帮她关山门的；有的说，我见到的是扶桑国的矮人，像是我们寺里推云判官，对磨单里一攻，磨子转得像阵风。

春碓推磨两怪人，牛头马面是人身。

一个癞子尼僧说：“师父，今晚天光将暗，我藏在佛台下偷看。”

时在日落近黄昏，一个将军来点灯。

他眼一眨手一伸，千盏灯火亮猩猩。

我正想上前去拿捉，无奈又不敢近他身。

长老尼僧说：“不好不好，事情越发蹊跷，如若不弄个水落石出，将来我的罪责确实难逃。”于是将身来到懒梳亭：“皇姑、皇姑，明人莫做暗事，修道不可作假，你究竟带多少银子来，买通哪些非驴非马、非人非妖的帮你做事的？！”“格师父，时至今日，事已如此，在你师父面前，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也说真，但是你也毋须害怕，休要惊慌。这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

就我这片修道心，感动了上苍众神明。

若问谁帮做营生，四大金刚管山门。

伽蓝土地管当方，多到时间绞台凳。

风伯大师门外等，辰时三刻扫灰尘。

韦驮真神朝北撑，带管千盏琉璃灯。

值日太岁提铜锣，夜夜出巡看五更。

师父哎——你罚我做的千桩事，总是虚空众师尊。”

长老尼僧闻听这一声，凭空跌到地埃尘。

“不好了，仙人忙饭我尼僧吃，孽障作得海能深。

弟子我双膝来跪下，拜拜佛界众神明。

罪僧就从今日起，不敢磨罚善心人。”

长老尼僧来到禅堂，吩咐众僧到佛前点烛烧香，叩头请罪。

营生我们大家做，自点红烛自烧香。

一众尼僧听了长老的吩咐，眼泪往下落，嚅嚅突突哭。长老说：“哭什么？世上的人只有饿杀得，没得哪做杀得，你们舒适了几天，倒怕做营生啦？”“师父，你把我们看偏了。

多做营生是本份，为徒不是懒惰人。

三皇姑不肯回心念，我们难有命残生。”

师父，你可曾算算，今朝是二十七，再过三天就是下月初一，你准皇上劝三公主回心是一个月时限——

下余三天劝不醒，白雀寺房屋要化灰尘。

烧了寺庙烧佛身，还有姊妹五百人。

长老尼僧想到这一层，吓得三魂剩一魂。二十七天对她处罚总白费力，剩下的三天呀——

公主本来道功深，要她回心万不能。

如今只有一条路，写好罪表面当今。

长老尼僧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。上写：拜上拜上再拜上，拜上我主圣明君。只因皇上三公主，自幼奉佛笃修行。皇上诸般劝不醒，命僧带进寺院门。贫僧苦口加婆心，千劝万导无效应。老朽谋穷计施尽，罚她挑水做营生。樵柴、春碓煮茶饭，扫地推磨带看更。费时二十

七天整，她像铜铸铁打心。而今贫僧身负罪，伏乞吾皇开圣恩。

罪表一道写完成，封条封了紧腾腾。

长老尼僧身穿罪衣，怀揣罪表，步上皇城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到了天子紫禁城。

尼僧爬上金銮殿，二十四拜见当今。

妙庄王开言问道：“圣僧，可是皇女已回心，你送她进宫的？”

“万岁呀，提到皇女我口难开，贫僧负荆请罪来。”

尼僧头顶罪表，递上龙书案桌。

庄王把罪表看完成，顿开龙心火一盆。

“大胆妖僧，你无能劝导皇女，当初就不该夸下海口，诓骗国誉隆恩。带到寺院见劝她不成，又不及早送她回宫，反而加害于她。

皇女是金枝玉叶身，为何要侍奉你小尼僧。”

左右殿官听令，拿这妖僧推出午朝，顿炮三声——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押入天牢做罪人。

尼僧进牢门，啼哭泪纷纷。

只怕天子怒，放火烧庙门。

众位姊妹快逃生，又少传书送信人。

不提尼僧收监坐罪，再提妙庄王传兵马统领赵震上殿。

“赵震前来领圣旨，放火焚庙毁尼僧。

赐你三千人和马，不日举旗就动身。”

赵震接过点兵簿，来到演武厅，带足硫磺火硝，火箭火炮，擂鼓三通——

咚咚咚，点起三千人和马，兵雄马啸出皇城。

兵马出城，百姓惊扰。男人躲避，女人逃跑。

獐猫鹿兔向山林里奔，鸟雀吓得不开声。

赵震将军一看，哦，多年不曾兴兵，百姓见兵受惊，就贴出安民告示——

沿途众乡亲，毋庸胆颤惊。

男女守耕织，老幼须安宁。

只为焚烧白雀寺，皇上这才动刀兵。

兵马来到白雀寺，是二更以后，三更初交，半夜子时的辰光。这时，夜深人静，寺里五百尼僧正鼾然大睡。赵震在寺外四面围困，分兵把守，撒硫磺，布火硝，四周堆满引火草。子时刚过，丑时将到，赵震把令旗一挥，三千兵丁火箭齐放，霎时火光熊熊——

呼隆隆火乘风，白雀寺在火海中。

五百尼僧被火光惊醒，跳将起来——

爬的爬来滚的滚，跳墙越沟去逃生。

一些尼僧逃到山门口，山门外有兵丁把守，缩回身往别处再走。有的尼僧对围墙上跳，把守的兵丁顺手一刀，拱进火里又烧，四百九十九个尼僧一个也不能脱逃。三公主在懒梳亭惊醒，开门一望，火光冲天，只听几百个尼僧呼天号地：“公主哎——

火烧寺院是你惹的祸，为何连累我众徒僧。

公主哎，今生我你见不到面，森罗宝殿上把冤伸。”

妙善公主对众僧说：“众位姊妹，火烧寺院是我修行而连害了你们，倘若我能脱俗超升，定不忘度你们出枉死冥城。”说罢，当即下跪对天祷告：“天上玉皇，灵山世王，弟子妙庄王之女，为救世间之苦而赤胆奉佛修行，如今身遭灭顶，为何不救我火坑之难？”说罢，她

随手到发髻上拔出一支竹簪，猛向口中刺去，一口鲜血向天喷放，倾刻乌云四起，雷声大作，红雨倾盆，烟消灭火。统兵赵震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：莫非天不灭僧，寺不该烧；又见东南方还有矮房三间，屋上没有半点焦斑。哦，这房哪是白雀寺藏宝之处？遂打发兵丁扫开一条去路，进屋一看，只见三公主两腿盘坐，双手那摩，口念弥陀，赵震不觉一阵寒惊——

走上前去双膝跪，皇姑千岁叫两声。

只为尼僧磨罚你，才来替你烧庙门。

妙善公主站起身：“赵震，赵震，你不要说得好听——

事前你派人送个信，烧死我火中也甘心。”

“千岁，这叫知理不怪人，不知理怪杀人。我如是向你通风报信，让五百尼僧逃走，回去怎样向你父王复命呢？”“哦，你是奉我父王之命来放火的。这难怪于你，只能一人作孽一人当。

助人行善有好报，作恶没得好收成。”

“千岁，事已如此，说这些有何用呢，跟我回朝进宫吧。”“赵将军，人家说子女在外，父母担忧；我是离开父母，常念双亲。不过——

山高水深路途远，我鞋尖足小路难行。”

“千岁，这不用你担心了——

我骑征马你乘轿，兵马护送你上皇城。”

轿帘启动身，兵马后面跟。

烧毁了白雀寺，接回女善人。

在路行程不耽搁，数日工夫进皇城。

赵震兵马回营，刀枪入库，向妙庄王交旨复命，不必细表。再提妙庄王将三公主传到乾清宫问：“三女，你在白雀寺多长时间啦？”“父王，一月有余了。”“格么，白雀寺的日子好过，还是皇宫里日子好过？”“不论好过还是难过，只能好也得过，不好也得过，这全是父王作主。”这时，宝德皇后也在宫中，就想了：三冤家在白雀寺大概是苦吃够了，罪受足了，要回心转意了。妙庄王接着说：“三女，既由我作主么，你就把经书丢开，在宫中陪你母后吃吃玩玩，花园里看看——

等到金桂飘香期，纳个如意好郎君。”

妙善公主提到丢经，要她招亲，犹如刀戳她心，说：“父王哎，我要招亲在冷宫里就答应了，要我丢经，在白雀寺大火中就烧掉了，还用父王再费心计？不过，父王真正要我——

丢经招亲开酒席，要给我几件宝和珍。

妙庄王喜之不尽，说：“冤家，你要珠宝么，何不早说。说说看，要哪几件？”“父王，我要的东西，兴林国虽有，你取不到。”“儿呀，你真无知，兴林国山山水水，国库民仓都是我的，要几件珍宝又何难之有！就是达官巨商不肯奉献，我还可以到边邦外国去借。快快说，要哪几件东西？”

“父王哎，你要我丢真经，西天太阳往东行。

父王要我招郎君，海狗出角变麒麟。

父王若要我开酒席，东海龙潭起灰尘。

父王哎，你真要我转回心，人死到五七再还魂。”

宝德皇后连忙走过来问：“万岁，可有几件能给她？”“你的耳朵长在哪里，可曾听到她要的什么东西？”

自从盘古到如今，哪有太阳往东行。

东海龙潭深无底，何年何月起灰尘。

獐是獐来兔是兔，海狗怎能变麒麟。
人的生死只一次，死后到五七怎还魂。
梓童哎，这种难题是绝句，冤家没得退道心。

妙善公主又补一句——

父王哎，如若少我一件宝，要我回心万不能。

“大胆孽畜！竟敢肆意戏弄于我，还成什么君臣父子？自古有言‘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’，你这样冥顽不化，这就毋怪于我了。”“父王哎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其斯之谓欤”？

“父王哎，既是你要求孩儿死，阎王家少我善心人。”

妙庄王一听，更似火上加油，怒不可止。“冤家，你愿见阎王了，好！”

拿她推出午朝门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

众位，妙庄王怒斩公主，究竟何时斩，怎样斩，斩后又发生何事？

万里长城慢慢造，冷水煎汤慢慢烧。

在会众善人，和佛注长生。

欲知后面事，下册再谈论。

第三册

上西天，苦黄连。花仙果，普陀岩。——圣谕

七世慈航重修功德上西天，身经百难如饮苦黄连。
吃尽香山仙花果，极登南海普陀岩。
前文讲过后文来，弟子又遵命坐经台。
奉请大众齐念佛，功德圆满免三灾。

说者《香山观世音宝卷》一部未满。上册经文讲到妙庄王烧毁白雀寺，接回三皇女，对她复又软硬并用，善恶兼施，逼其回心招亲。三皇女再三不从，口出难题，激怒其父王狠下毒心，立斩不饶。妙庄王道：“我身为国王，对一个亲生女儿都治不下，何以治得万民！左右殿官听令——

拿她推出午朝门，身首两处送残生。”

皇城土地闻得此事，慌忙上奏玉皇大帝说：“明日妙庄王将妙善午门外处斩，这如何是好？”玉主说：“这还了得。妙庄王如此无道，竟然残杀亲生？如今除了西方佛祖，就是妙善菩萨，无论如何也要将她救护下来。土地，你去向铁斗魁星传我的旨意：明日妙善有难，要他速去解救。护她刀砍不进，枪戳不伤，绳绞不痛。土地你可化作神虎，将妙善背入深山，向她口中塞一片仙丹，即死也不让她尸体腐烂，而后再作道理！”土地传完玉旨，即在兴林国都午门外等候。

天神布下护法阵，凡人不知半毫情。

再说刘钦丞相闻听妙庄王要拿妙善公主问斩，赶忙去见宝德皇后，一同去向皇上求情。当日早朝，刘钦与宝德皇后急速步上金殿，刘钦口呼万岁：“三公主不孝，触怒皇上将其问斩，这是她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他人。不过，她毕竟是龙胎凤骨，你圣上的公主！依臣之见，望我主再尽一次仁义，与她一条求生之路。”接着，宝德皇后又奏道：“我主呀，三冤家是我们亲生骨肉——

留她一条再生路，我结草衔环报你恩。”

“梓童，依你们所求，对她生路留一条，死路也不免，给她生死两条路，听其选择！”“我主，自古生死只有一条路，何以生死有两条路？”“梓童，午门外东边搭一彩楼，午门外西边设一法场，执行官将她押出午门时，你们登彩楼上呼她去彩楼开戒，招亲纳婿，如她愿去，便是一条生路；不然，她愿去法场，便是死路一条，立斩不饶！”

妙庄王说罢站起身，龙袖一拂转宫门。

工部奉旨在午门东边搭一彩楼，刑部在午门西边设一法场，派忽必烈监斩，一千兵马把守。午时将到，忽必烈押解妙善从彩楼经过。妙书、妙音在彩台上高呼：“三妹呀——

我你本是同一根，千朵桃花一树生。

楼台上是天堂路，法场上是地狱门。

三妹呀，花花世界人生只能来一次，切莫任性作轻生。”

妙善头也不回，话也不答，直向法场走去。两个姐姐又喊：

“你回头与我说一句话，想一想母后养育恩。”

妙善这才回头来看一看自己的母亲说：

母亲哎——法场上是天堂路，今日总算得超升。

父母之恩我图报，来世再报姊妹情。

妙善说完，仰天大笑：“天何言哉，地何言哉，吾今归去来兮。”

两个军校拿妙善对将军柱上一绑，青丝细发对柱上一绕，只等午时三刻一到，落魂炮一响开刀。这边皇城土地和一众护法天神，早已临场等候，各司其职。那边监斩官报：“时辰已到！”

只听“格伦伦伦”三响落魂炮，断头鼓敲得不绝声。

铁斗魁星上前去，拿妙善罩得紧腾腾。

刽子手执钢刀，上前对三公主抱拳一揖：“公主娘娘，小的与你往世无冤，今生无仇，今日只是奉皇命行刑，不敢违抗，望乞宽恕！”说时迟，举刀快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刀，半段钢刀对地上一抛。监斩官喊声：“不对，刀口卷成刀背。”监斩官——

急急忙忙爬上金銮殿，万岁连呼两三声。

三公主修道成仙体，砍断钢刀不伤身。

妙庄王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就说：“你用的一面口刀，钢火不好；我这赐你尚方宝剑，两面锋口，总好下手。”忽必烈手执尚方宝剑来到法场，双膝对妙善公主面前一跪：“三公主呀，自古囚徒只有一刀之罪，没有两刀之刑，今日小的无能，叫你受两刀之苦了。”嘴说手到，刽子手上又是一剑。只听“乒啷”两响，火星飞溅，宝剑它——

两段脱落尘埃，剑柄抓在手掌心。

忽必烈拾起地上两段剑——

跌跌撞撞，歪歪斜斜爬上金銮殿，万岁喊了不绝声。

三公主修成钢铁身，颈比钢刀还硬三分。

妙庄王发狠，命监斩官用乱箭把妙善射死。皇城土地一听，不好了，乱箭穿心，死后难以还阳。便化作一只飞蚊，在三公主耳边作“嗡嗡”之声：“善人，你父王见钢刀斩不断你颈，要用乱箭穿你心，如此，你就不得还阳了。现在唯有一法可循，求你父王赐白绫三尺，弓弦一根，自己绞死，而后再作道理。”妙善只听其声，不见其人，晓得自有神明指点，乃对忽必烈道：

“父王一再要我死，阎王又不收善心人。

望赐三尺绫罗缎，将军弓上弦一根。

我自己绞死法场上，还我父母整尸身。”

妙庄王闻奏道：“冤家自愿用白绫绞死，倒也省得军士费心，就如此吧！”

刽子手松绑，递过三尺白绫、一根弓弦与妙善公主。她头顶白绫，披肩盖背，叫声母后哎——

我肩披白绫穿戴你的终身孝，报报生身养育恩。

然后在将军柱上系个相思扣。众位，人们常说，生怕生，死怕死，妙善眼见相思扣如铜铡口，看看心上发寒，不免眼泪珠抛。喊声苍天哎——

相思扣外是阳关路，扣里就是地狱门。

妙善她咬咬牙齿，狠狠心肠，头对扣里一攻，两手一松，两脚腾空——

喉咙口断了来往气，呜呼哀哉命送终。

彩楼上哭坏皇后生身母，两个皇姐也泪纷纷。

这叫，桃之夭夭花正开，其叶蓁蓁长上来。

子之于归升天去，全宫上下哭哀哀。

妙庄王闻报妙善用白绫绞死，乃命军校将其色身用松香烈柴火化成灰，使之永不超升！当方土地一听吃惊，随一变二变，化作斑斓猛虎模样。头像巴斗，脚像抓钩，尾像扫帚，身像水牛，眨眼赛铜铃，张嘴要吃人。一阵虎风，对法场直冲——

猛虎冲到午朝门，虎风呼啸怕煞人。

官府吓得关衙门，大户人家关前门。
小家小户关篱门，大小姐吓得关房门。
总怕猛虎要吃人，生来就不是好中牲。
法场上兵丁也吓掉魂，各奔东西去逃生。
猛虎用嘴衔住妙善，对背上一搭，立即启脚——
一声怒吼惊天地，跳出皇都三座城。
阵阵虎风来得快，青松林到面前呈。
土地身背妙善公主来到青松林，拿她对林中深处一放，用一颗仙丹对她口中一塞——
在她头边点盏火，脚头点盏灯。
前有灯盏后有火，亮亮堂堂赴幽冥。
地府阎君晓得，打发青衣童子前去引路。童子说：“善人，阴曹的路你不熟，我来领你走。”
一点灵光起，渐渐入幽冥。
几番回头看，不见骨肉亲。
青衣童子朝前挽，前面到了鬼门关。
妙善公主问：“童子哥，这前面是开的衣庄还是典当？”“善人，地府里不开衣庄也不开典当，那是剥衣亭。”“啊，你初来乍到，不晓得地府里有十八重地狱，人死后魂归地府，要经过鬼门关再去投人。投人要给过关钱。身上带现钱的交现钞，身上没钱的可向曹官菩萨借，等你到来世里还钱。有的死鬼投了人就忘了在阴司里借的债。你借债不还，曹官就派小鬼去要，弄你头疼作呕，发热不休。年轻力壮时，发几天寒热不在乎，顶得住，不烧钱送客，过几天病也就熬过来了，但欠曹官的债还未勾销，等他下一世再经过鬼门关时，曹官菩萨就不客气了——
人死三七到鬼门关，欠债的过关难上难。
有钱还清陈欠账，无钱吊打剥衣裳。
妙善公主看看那些罪鬼咱，衣裳一剥，露皮露肉，罪过哩。青衣童子问：“善人，你可会念《曹官经》，替他们还账？”妙善说：“我不会念《曹官经》，只会念《金刚经》。”
金刚真经念一遍，鬼门关罪人总超升。
童子领路往前方，前面到了孟婆庄。
孟婆庄，孟婆娘子卖茶汤。妙善说：“童子哥哥，你等一等我，我口里发麻，想喝杯茶。”
“善人，这茶是迷魂汤，你不能喝。
如若喝了迷魂汤，认不得家乡在何方。”
童子引她朝前奔，前面到了恶狗村。
“童子哥哥，地府里也开磨坊格？”“善人，你看错了，阎王家不开水面店，不要磨干面。”
“那养这些大驴子作甚？”“那不是驴子是犬儿。”妙善举目细看——
七只犬儿驴能大，张牙舞爪要吃人。
阳日之间人吃犬，阴司地狱犬吃人。
恶犬见到妙善到，摇头摆尾，远远迎接。妙善问：“童子哥，这些犬儿怎好像与我很亲热？”“善人哎，正因你是善心人——
善人到了恶狗村，摇头摆尾接善人。”
恶人来到恶狗村，一口拖去圆圈吞。
“童子哥哥，可有办法能逃过这恶狗村？”“有办法格。阳日之间老了人，用干面、丝棉或者头发拌在一起，煎上七只打狗饼，穿在紫槿条上给死者握在手里，来到恶狗村时，向每个

犬儿投一只饼，让他们去争食。这遭，头发丝棉对牙缝里一塞，恶狗只顾用爪到牙缝里拆，就顾不到吃人格。”

恶狗纷纷争饼吃，罪人逃过这重关。

有的人家老了人，忘记煎打狗饼给死者带在身边，他——

行行来到恶狗村，恶狗咬他难脱身。

“童子哥哥，我没带打狗饼，此关怎得过呢？”“善人，你没带打狗饼来，可会念《犬儿经》？”“《犬儿经》我不会念。还是念《金刚经》吧！”

《金刚真经》念一遍，恶狗村罪鬼也超升。

童子带她转过弯，前面是座滑油山。

妙善问童子：“前面上山的人，可是去看把戏，看戏子翻跟斗竖直心？”“善人，那不是上山看把戏，是罪鬼上滑油山。”

有些女子梳头好抹油，抹得前面淌来后面流。

苍蝇走上打滑塌，蚊虫在上翻跟斗。

梳下乱发塞进锅堂内，烧得气味瘟尸臭。

如今来到这座门，罚她滑油山上杆跟斗。

妙善说：“啊呀，梳头抹油还有罪？我倒不涂脂抹油，没得罪过。不过，我母后和两个姐姐梳头就是好抹油，我来替她们念一卷经，求忏悔。”

《金刚真经》念一遍，滑油山罪鬼也超升。

跟随童子向前来，前面到了望乡台。

三公主问：“童子哥哥，前面那个高台上，一些小鬼头戴红黑帽，手执齐眉棍，两眼一暴，像在升堂问案？”“女善人，那不是开堂审案是阴司的望乡地狱。人死了三十五天，死鬼五七忌日，要经过望乡台，望望家乡可做斋。”

这叫——

“五七”到了望乡台，望望家乡可做斋。

亲戚朋友可追悼，男女老少可悲哀。

小鬼见到有财发，好好把他搀下来。

也有人家不做斋，亲戚朋友不送纸来。

小鬼看看没财发，一棍子打他跌下来。

三公主说：不要对家乡望了，我来超度他们。

《金刚真经》念一遍，望乡台上罪鬼总超升。

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前面来到破钱山。

三公主对前面一看，眼前竟是一座高大的钱山。她就问了：“童子哥哥，人说阳间巨商大户、贪官污吏的钱多，也不如地府里鬼使的钱多到家里放不下，堆到外边来！”“善人，你倒仔细瞧瞧看，那些堆在外面的总是不成用的破碎钱。说阳日之间人有三节，就是元宵、端午、中秋节；阴司地府鬼也有三节，就是清明、七月半、冬至节。俗语说，早烧清明晚烧冬，七月半馄饨等不到中。可是有些人家过节日忙得慢，忙到太阳偏西，小孩饿得脖里饥，等到拿请老的馄饨端到台上，小孩吵闹要吃，大人心里着急。这遭，一面化纸，一面动嘴吹，手里用棒搭；吹呀吹，搭呀搭，拿纸箔课子总搭碎。年纪大的人就说了：化纸不好搭，搭碎了祖宗拿去不成用。年轻人就回嘴：有底高成用不成用，这是前人做给后人看，做做格式，表表心念！于是，就留下现在一种说法——

烧钱化纸心要诚，莫把纸钱搭分身。

破碎纸钱到地府里不成用，只好撂上破钱堆。”

童子带她往前跑，前面到了奈河桥。

奈河桥是一寸三分阔，三丈六尺高；两头铜钉钉，中间滑油浇。罪鬼对上跑，桥身“格格”摇；若是想后退，马又要倒背。妙善问：“童子，我怎得过去呢？”“善人，你不用怕——

只要念一遍《金刚经》，金童玉女来迎善人。”

公主走上奈河桥，风不吹来桥不摇。

金童引幡来护送，玉女挽她过金桥。

童子带她慢慢行，前面到了枉死城。

门上挂的双簧锁，无事不开这重门。

妙善抬头对城楼上一望，赫然“枉死城”三个大字，现在眼前。就问：“童子哥哥，这个城里是哪些官儿的衙门，住的哪些乡绅，哪些先生，可有善恶之人？”“善人，你不晓得，枉死城也是阎君的一个衙门，里面住的不是达官贵人，是关押寿延未满而枉死的鬼魂。这些罪鬼在阳日之间有卖官鬻爵，为匪作盗，犯充军杀头的；有嫖娼为妓，吸毒染病而死的；有男女之间喜新厌旧，夫妇不和，憋气而投河上吊的；也有生性好斗，互相残杀而死的。这些死鬼寿延未满枉赴黄泉，统通关押在枉死城里，但得超度，才可投生。”“童子，可以打开城门让我看看？”“善人，我不可作主，你可诵经超度他们。”于是妙善双腿盘膝，两手那摩，坐下来诵经。

一卷真经念完成，徐徐打开枉死城。

城门一开，各式各样的鬼使对外直裁。

吸毒鬼，走出来，七孔流血，

好斗鬼，走出来，浑身刀痕。

杀头鬼，背斩条，脚带镣铐，

吊杀鬼，扛木梢，拖出舌根。

落水鬼，摸螺蛳，三斗三合，

没日夜，爬沟门，寻找替身。

一众罪鬼走过去，五百尼僧泪纷纷。

妙善公主一见：“啊呀，这是师姐师妹呀，你们死的好苦唷！不要紧，我来诵经超度你们。”“皇姑哎，提到诵经，像刀戳我心；不是你要念这倒头经，我们哪要被你父王活活烧死！”

“姊妹呀，你们不要怪张怪李，怨天尤人。当初，我到白雀寺修行，是我的父王所逼；你们被大火烧死，是你们的长老尼僧贪功图利而招来的大祸。如今不要抱怨他们，我来诵经超度你们。但是，你们要一齐与我同念，方能奏效。”这遭五百尼僧齐齐下跪，口中念念有声。

诵完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五百尼僧驾祥云。

天台高山修成正，五百尊罗汉伴观音。

公主经过枉死城，枉死城罪鬼总超升。

童子又引她往前行，森罗宝殿面前呈。

阎罗天子已知妙善游看了十八重地狱，来到森罗宝殿，随即起身迎接：“善哉善哉，菩萨驾临冥府察看地狱乃玉帝的旨意，本王早已奉旨迎候多时，叫你不要耽搁，速往前行。”唤声：“童子，速速引路，带领菩萨再看十殿。”

皇姑游看第一殿，刀山剑树地狱门。

罪鬼对上摆，破肚又穿心。

妙善游观到二殿，油锅地狱门。

罪鬼对下摆，油锅里乱翻滚。
皇姑游观第三殿，寒冰地狱门。
你在阳间做盗贼，寒冰地狱做罪人。
妙善游观到四殿，拔舌地狱门。
你在阳间搬是非，阴司地狱拔舌根。
皇姑游观第五殿，血湖奈河地狱门。
奈河桥上男囚犯，血湖池里女罪人。
皇姑游看第六殿，变成地狱门。
阳日之间赖人债，阴司地狱变畜牲。
皇姑游看到七殿，碓磨地狱门。
阳日之间打生灵，犯春犯磨碎粉身。
皇姑游看到八殿，锯解地狱门。
阳日之间不平心，锯解地狱两分身。
妙善来到九殿门，火坑铜柱治罪人。
阳日之间放野火，火坑地狱化灰尘。
皇姑游观第十殿，黑暗地狱门。
阳间吹灭佛前灯，阴司地府暗沉沉。
来到此间问你罪，黑暗地狱眼难睁。
妙善游观十座殿，重重地狱有罪人。

妙善公主游观十殿完毕，十殿阎君齐齐上前迎接。妙善慌忙答礼说：“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劳阎君垂青？”十王说：“我等欣闻善人能讲经说法，说得天和地合，大众愿来洗耳恭听。”妙善说：“既要听经，可将遭三灾八难，十八重地狱一切冤鬼放出来听讲。”阎君吩咐牛头马面速将众囚一齐放出。妙善诵完真经，陡然地狱化作天堂，刑具化作莲花，冤家债主一应尽得解脱。判官见状，忙将生死簿来禀过阎君说：“妙善公主年方二八，阳寿未满，何故来地狱诵经，超脱罪人？如若再留她讲十天半月，恐怕只有天堂人间，没有地狱曹府，你阎君也无事可做了。”十王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公主在地府俱已看过，可派二十四对幢幡送她过奈河，经孟婆庄喝还魂汤还阳。”

游遍地狱诵弥陀，狱囚冤债尽消磨。
孟婆庄下相分手，森罗殿前别阎罗。

十殿阎君派二十四对童男童女，手执长幡宝盖将妙善护送到青松林内。青衣童子问：“善人，你可见前面两盏灯火？”公主说：“见到了，其中还有一人睡在灯下？”青衣童子说：“你去看看他是何人？”妙善躬身下看，青衣童子用手一推——

公主魂魄入尸窍，苏苏醒转还阳。
公主转还魂，灵气入自身。
行走三五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妙善眼观松林，一片寂静，顿觉孤苦伶仃，茫无所向。叹曰：“我记得先在地府无所不见，无所不闻，倒也自在，为何今又还阳？此地既无山居学道，又无寺庙安身，如何是好！”妙善正在沉吟悲叹，珠泪涟涟，释迦如来驾起祥云来到她的面前：“娘子，我看你这般苦楚，无人相救，你我都是只身之人，不如与我权为夫妇，结草为庵，共度光阴吧！”妙善听了，十分气恼，说了：“恶汉休得无礼，弟子游遍阴司，是死而复生，你这披毛畜生，休得胡言，快与我走开！”释迦佛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吾乃释迦是也，前言试戏之耳，望莫惊恐见怪。你之修行，此地不是安身之处，特来指点你前往大香高山，方有着落。”妙善连忙跪拜在地说：“弟子肉眼

不识师尊，万望宽恕。但不知香山在哪地方？”释迦说：“香山乃前朝古刹隐仙之所，在越国南海之中，上有普陀盘岩，可作修行之地。”妙善问：“师尊，此去不知有多少路程？”“约有三五千里。恐怕路途遥远，一时难到胜地，我这有仙桃一颗，吃了四时不渴，八节不饥，长生不老，永无荣枯。”妙善接过佛祖手中仙桃，径往香山而去。妙善她一人独行——

走过一村又一庄，村村农夫种田忙。

过一河来又一河，渔帆点点唱晚歌。

雁阵徐徐前引路，晚行夜宿问普陀。

妙善在艰难行走之时，忽见一只猛虎挡路。虎视眈眈，煞是怕人，乃祷告虎曰：“我是修行之人，违父出家，今日遇你，任你饱餐，弟子死而无怨。”这时，猛虎现出善面，口出人言：“稟告公主，吾乃香山土地，受太白星君之令，特来迎接于你，望勿惊恐，速速登上吾背，即刻动身。”说话之间，只听——

耳边呼呼隆隆如风雷响，大香高山面前呈。

妙善公主来到香山，只见层峦迭耸，古木生阴，皓月团团，光凝碧海。有四季长青之竹，八节不谢之花。

泻下丹崖群鹿舞，瀑布泉深共鹤鸣。

天下名山称第一，世间胜境此为尊。

普陀岩峰紫竹林，妙善深居办修行。

妙善公主安登香山普陀岩紫竹林修道不提。再讲白雀寺千间寺庙被毁，五百尼姑无一逃生。

东狱菩萨烧掉一件袍，土地老爷胡须被烧焦。

灶老爷烧坏一件黑外套，佛老爷烧得没眉毛。

一众神明多恼怒，合奏一本上天曹。

玉帝闻奏，拍案大怒。说：“妙庄王不仁，焚庙太虐，烧死五百尼僧则更残暴。你们挨烧掉几件袍套，胡须、眉毛有点焦斑，是小事一桩，应自劝自消，不要到我面前来闹。

你们到别处庙堂登一登，我要为五百尼僧把冤伸。”

玉帝说罢站起身，击磬三响召瘟神。

瘟神名叫“一目五”，是专到凡间付灾降祸的瘟神。何谓“一目五”？乃因他们兄弟五人合一只眼睛，故称“一目五”瘟神。一目五应召叩见玉主问：“玉主召我何干？”“啊，凡间兴林国主妙庄王无道，杀女戮良，焚庙毁神，实属十恶不赦。因他阳寿未满，不可短其命而寿终，但除了死罪有活罪，可付他恶疮恶疾之灾，使之妙药难医，报应他焚僧毁庙之恶。

瘟神奉了玉主令，飘飘荡荡下凡尘。

是夜二更敲过，三更交初，只听呼噜噜一阵寒风，瘟神对妙庄王寝宫里一攻，他与宝德皇后还在睡梦之中。“一目五”用凉汤一洒，妙庄王浑身发抖；用瘟扇一扇，毒气对他身上一钻；浑身顿发紫斑，像个流火毒丹。这遭，他身上寒痨痨，嘴里就发烧——

头疼如同乱砖砍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热来如临钢炭火，寒来犹如身卧冰。

遍体疼痛不得过，生死在那欠时辰。

自古有言，有子代得父，有妻代得夫。妙庄王毛病沉重，自知清晨不得坐朝，遂吩咐宝德皇后明早代理坐朝，晓谕大臣们为他延医治病。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千岁娘娘坐早朝。

宝德皇后端坐金殿，吩咐东华门撞钟，西华门击鼓。文听钟声朝皇驾，武听鼓响拜明君。众朝臣一见，是千岁娘娘坐殿，一个个恭而敬之拜见：“千岁娘娘万福！”“众位爱卿，万

岁今夜三更，陡得异症在身，不能临朝，故由我来与众位爱卿商议，速速设法为万岁治病。”刘钦、赵震是朝中左右大臣，听得万岁龙体失调，深感事情不小，随口奏道：“千岁娘娘，历来是百姓患病请乡医，州府官员请名医，天子生病召太医。

要得治好万岁病，召请太医进宫廷。”

太医奉旨进宫，拜见宝德皇后：“千岁娘娘在上，微臣为万岁治病，须得亲近龙体作望、闻、问、切，方可对症下药，望娘娘赐准？”皇后说：“卿为太医，万岁之信臣，不必拘禁，可亲临其身细心诊脉。”太医来到妙庄王卧榻前，躬身贴近龙体，耳听妙庄王呼吸，眼观龙颜面色，三个指头对他左手脉脉上一搭，口中就曰：

左脉阳不阳来阴不阴，万岁身患千头疔。

宝德皇后说：“你再看一看右脉呢。”太医手指对妙庄王右脉上一切，喊声不……太医官——

一个好字不曾喊得出，急得双目泪涟涟。

千岁哎，万岁他右脉浮不浮沉不沉，是瘟司付灾紧缠身。

若要治好这疑难症，小臣医术还欠三分。

皇后耳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太医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你不必悲泪。小臣身负救死扶伤之责，万岁有病，当万难不辞，悉心为万岁处方抓药，试服三五七味，以观效应。”

从此，宝德皇后衣不解带，食不离宫，朝夕侍奉汤药，均不见效。为此，宝德皇后就想了：我们枉为一国之君，身后无东宫太子，两个驸马终日夫妇饮酒作乐，不勤朝政，又不亲王身，三女妙善又不在人世，倘若万岁无救，这如何是好？妙庄王在呻吟中亦眼泪纷纷，说道：“梓童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今日若非梓童，朕得此症有谁在我左右看顾？格么，太医既无良方可治，三女死又不能复生，你可宣刘钦、赵震进宫，叫他们代我张挂榜文，召集天下贤能，博采众长，为朕治病。”这下，妙庄王口谕，刘钦执笔。榜文曰：

诏谕天下众贤能，朕染痞疾紧缠身。

太医施药无效应，祈祷山川难回生。

朕思天下之广大，总有经世奇才人。

无论儒医僧和道，三教九流江湖人。

只要医得孤家病，官上加官重封赠。

不提皇上挂榜文，再表香山一段情。

却说妙善公主来到香山，清心涤虑，朝夕诵经，不觉紫竹林边的绿葱花已开谢九次，身添九载道功。山上群虎咬木衔石，为她搭屋遮盖；猿猴献果，鸾凤送花；祥云庆瑞，神钦鬼奉；玉帝已知妙善百炼丹成，永无生死之苦。此时，九华高山地藏王受玉帝之命，前来与香山土地相议：妙善一人到此修行，如今正果已成，大千世界，上至九霄，下至尘埃，凡有血气之灵，都由她掌管，但至九月十九日，须尊她登座，以济万民。香山土地遵命，于九月十九日，如期邀请各路诸圣登山，尊奉妙善登坐莲花，是日——

四海龙王乘浪涛，十殿阎君出三曹。

五岳圣君三官帝，上下八仙也来朝。

三十六员天罡将，七十二地煞太岁神。

风伯雨师雷公母，五显尊神也动身。

一齐来到香山上，尊奉妙善坐莲花。

天神地煞，各个参拜妙善，尊奉她为人天普门教主。参拜完毕，地藏王见妙善身旁无人侍从，乃唤土地下山寻找善男信女，陪伴她修行。不多时辰，土地在山下唤得一童子来到。

妙善问道：“你是何人从何处而来？”童子答曰：“弟子名唤善才，家居单邦，父母俱亡，六亲无靠，出家在大华修行未果，今闻娘娘道高德重，千百亿化，特来求娘娘超度。”妙善说：“只怕你心意不诚，半途而废。”善才说：“六亲无靠，自小修行，千里迢迢而来，实乃心诚至极，望娘娘洞察。”妙善说：“既如此，你且退出，暂居岩下，待我取得法戒文簿，再来度你。”回头乃唤土地曰：“你引众仙变化江洋大盗，明火执杖，杀上山来，我当逃身避难，试看这童子心地如何！”土地听命，引众仙变化一伙江洋大盗，蜂拥杀上山来——

只听阵阵喊杀声，满山松火怕煞人。
走兽惊慌四处奔，飞禽吓得各逃生。
妙善娘娘喊救命，跳入岩下万丈深。
善才见师父往山下跳，不顾生死紧相跟。
将身扑到悬崖下，师父连连叫几声。

“师父，可怜你这修行之人，家无米罐，身无分文，何以惧怕这些草寇强盗！”妙善说：“我不怕它抢劫钱财，就怕它掳掠妇人，所以才往深谷里逃生。”善才没法，就求菩萨。喊声苍天哎——

“大香山上出强盗，晴天白日掳掠人。
我今才见师一面，师父就坠入这万丈坑。
人说一朝为师，终身为父，
我今救不得师父一条命，弟子修行靠何人。”

妙善心想，善才倒是一片诚心，我今还没有剃度于他，就能舍身救我，实是可信可度！就说：“徒儿，心诚佛灵，不必为我担心，你且往下观看，那是一件什么东西？”善才一看，乃是一具尸体。

妙善说：“那是你的凡胎。”

归去兮，归去来，万丈深谷脱凡胎。
脱了凡胎换圣胎，陪伴师父坐莲台。

一日，妙善娘娘睁开慧眼一看，见南海龙王的三太子化作一条鲤鱼出来游玩。他见水中子弟众多，自在遨游，好不欢乐！于是他随波逐浪，四处闯荡，不觉闯入渔人罗网，被渔夫捞起，拿到街上发卖。妙善娘娘眼看这三太子就要被人买去破肚刮鳞，断送性命，就打发善本化作买鱼之人，将它买上山来放生。三太子得救归海，回到龙宫，禀与老王，要谢妙善娘娘救命之恩。

龙王闻言，感恩非浅。乃命太子取出夜明珠一颗，送与娘娘夜间照明显经，以报答救命之恩。三太子有个女儿，是老龙王的孙女，她听到此事，就求老龙王说：“爷爷，孙女愿去代父谢恩，并跟娘娘修行学道，望爷爷恩准。”老龙王一想说：“孙女有皈依佛门之心，是我龙宫之大幸，善哉善哉，成全于你。”于是便取出水晶绢帕一块，珊瑚果盒一个，装上九龙吐焰明珠一颗，由龙女捧定，去献上娘娘。

妙善受过明珠，叫龙女速速趁潮回去。龙女说：“小女不愿回宫，情愿在此皈依佛门，侍奉娘娘修行。”妙善道：“你是龙王之后，可知学道艰难，如何受得这般苦辛？”龙女说：“娘娘当初不也经千磨百难，出生入死修成，何况有娘娘模范在先，小女何不可学？望娘娘慈悲，收留弟子。”妙善道：“你既诚心，可拜善才为兄，自后兄妹相称，专心修身讲道，不可懈怠。”于是二人领娘娘法旨，一任教苦救难，替天行道。后人有偈曰：

为善天庭必降祥，作恶难得好收场。
终身只恨韶华短，出世才知道味长。
已入天堂轻地狱，既登佛国藐阎王。

善才龙女参禅定，大慈大悲救万方。

一日，妙善娘娘双目惊跳，晓得有兆。随时用慧眼对下方一看，只见其父王重病在床，疼痛难受。又见兴林国皇城四门悬榜，诏谕百姓，求医为妙庄王治病。因此说道：“如今父王得病，十分狼狈，我今虽然道成，父母养育之恩亦当补报。他既张榜求医，我不免化作凡身到午门揭榜，进宫与父王看病，不是甚好？”妙善主意既定，对善才、龙女说：“你们二人，好好看护香火，我去西域一遭便回。”正是：

只因九载道功深，立时之间变凡僧。

妙善化作一个年老和尚，头戴毗卢帽，身穿百衲衣，脚穿四耳鞋，腰挂盛药葫芦，来到午门，读完求医榜文，跃身就去揭榜。管门军校一把抓住问道：“你是哪方和尚，如此大胆，来揭皇榜？”和尚说：“贫僧祖传儒医，见皇上四门悬榜，方知万岁有病，特来揭榜与万岁看病，有烦大人向里通报！”门官对和尚上下打量一番说：“你是医生，祖传的儒医？既是儒医，应是清高儒雅之士，为何不做医生，却削发做和尚呢？我等不能轻信。况且万岁的毛病，经太医官诊治均不奏效，难道你倒有神道仙术！”和尚说：“请大人们不必多疑，贫僧医道得异人传授，有起死回生之术，快去通报，不得有迟！”几个管榜军校私下议道：或许这和尚有缘，所言在理，我们快向丞相通报。

少顷，刘钦传妙庄王旨意，宣和尚进宫。和尚见了皇后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“贫僧拜见皇后千岁，千千岁！”宝德皇后见和尚气宇昂轩，生相不凡，遂问：“高僧何处人士，皈依所在，行医多年？”

千岁呀，我自小学医又为僧，四海行医皈佛门。

只因万岁得异病，皇榜悬挂各州城。

为替君王消灾难，千里迢迢赶进京。

宝德皇后将和尚引进妙庄王寝宫，和尚问：“千岁娘娘，我为万岁诊脉，是隔床用丝切脉，还是亲临龙体诊探？”宝德皇后想，前次太医亲临龙体切脉，诊得万岁是身染异症，妙药难医。这次僧医口气不小，自称医术高超，倒可试它一试，究竟是宝是草？就说：“师父，你隔床用丝切脉。”皇后叫两个宫女，用红绿丝线分左红右绿，系在妙庄王的脉脐上，引到和尚手中。和尚用三个指头对左手红线一搭，喊声千岁呀——

左脉阳不阳来阴不阴，万岁可曾丧良心？

和尚换一只手对妙庄王右脉的绿线上一搭，开口就曰：“千岁呀——

右脉是阴不阴来阳不阳，万岁可曾烧庙堂？”

“大僧，万岁乃一国之主，万民之尊，万民之中有人尊他，也有人怨他。万民之心是弓要弓弯，箭要箭直，君王做事，岂能事事尽如人意？至于烧庙堂么，是统兵赵震去烧的，非万岁所为。”“千岁，自古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烧庙堂万岁不下旨，赵震敢去领兵放火？这个账现在记到万岁头上，不为枉也！”“格么，你再看看万岁害的什么疮？”和尚收起丝线，走近龙床，到万岁身上一摸，周身五百个脓窝。“千岁娘娘，万岁烧死五百尼僧，身上害了五百个菠萝疮。”皇后不信。“僧人，我们朝夜不离万岁身旁，总不知他身上害了多少个疮，你才只用手一摸，就晓得这样详细？僧人哪——

欺诈骗皇上要问斩罪，株连九族罪难逃。”

“千岁娘娘，你不要发火，加罪于我。不信么，你可用人数一数格，如是多一个或少一个，杀头处斩总是我。”宝德皇后叫两个宫女到妙庄王身上点数。横一数，竖一数，每人数到二百五。和尚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你可会算账，两个二百五合起来是多少？”宝德皇后心里话，生姜老的辣，吃饭小的滑，这老和尚行医倒有庙门经？就问：“师父，万岁这毛病可医得好？”千岁呀——

贫僧没得高妙手，不敢跨进午朝门。

“师父，既是如此，万岁的毛病就仰赖你治了。”

在我在我总在我，千岁娘娘放宽心。

“师父，要用哪些药，请你开方抓药。”

百样良药我随身带，独少药引却难寻。

“师父，随它多难取的东西，别人家难找，我皇家不愁。你说说看，要用什么东西做药引？”

千岁呀，别的东西不能代，活人手眼各一双。

妙庄王听得此话大发肝火：“和尚休得胡言，欺诳朕身，妖言惑人，活人手眼，如何可取？即使可取，朕亦于心不忍。梓童，快快与我将他驱走！”和尚听了，并不生气，反而“格格”冷笑一声：“万岁休要动怒，贫僧素来大慈大悲，替天行道，上救国君，下泽黎民，从不诡言吓人，欺诈苍生，望我主三思。”这时，宝德皇后惊惶不定，六神无主，只好叫和尚走出，暂到顺庆宫安息。是夜三更，妙庄王只见一道长唤他，说圣上身患此症，非普门高僧别无良医可治。他正大声向这道长问话，呓语却惊醒了宝德皇后。皇后惊醒，连声呼叫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何处不适，高声喧闹。”

妙庄王惊醒南柯梦，一身冷汗湿衣襟。

妙庄王说：“梓童，我适才做一大梦，梦见一道长指点，说我的毛病非普门高僧，别无良医可治，你看信也不信？”皇后说：“可信。不妨再唤出那个和尚试它一遭。”

翌日，皇后复召和尚进宫说道：“昨天万岁对你动怒，是他心慈意善，不忍割取活人手眼，望师父切莫见怪。依我之见，这活人手眼，不可向无辜良民割取，只好到死牢里提一死囚到法场上斩时，把他的手眼割下来制药，你看用这种办法可行？”“千岁，这种人手眼也无效果，要你们亲生骨肉的手眼，才能救得万岁之命哩！”

皇后听到这一声，目瞪口呆头发昏。

哭泪叫声师父哎，我多男多女不曾生，生得皇女三个人。

大二皇女招驸马，花天酒地不近身。

三女只因恋佛道，法场上面丧残生。

她倒是个孝顺女，除她之外别无人。

和尚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你别哭也，三皇女不在人世末，还有大、二两个皇姑哩，你可与她们商议商议，看她们可愿舍手舍眼？”

彩女奉了娘娘令，直奔东宫去传情。

彩女来到东宫：“拜见大皇姑在上。小女有奉千岁娘娘之命，请你去她寝宫议事。”妙书公主想，父王可能要归天啦，唤我去商议接位的大事。好，我得赶快去——

妙书公主站起身，绣带飘飘出楼门。

妙书走进母后寝宫，双膝下跪：“母后万福，唤孩儿何事？”“长女，你父王身患如此恶症，须向亲生骨肉取两件东西做药引，毛病才可痊愈。”“啊，我当什么大事哩，原来是要药引。这点小事，只要我有，那怕是心肝五脏，要什么取什么，决不违命！”“大女，不要你拿心肝五脏，只要你献一双手眼，拌药敷疮。”妙书听说要她一双手眼，把颈脖子一扭，立即开口：“要我一双手眼，那还有命？父王要活，我就不要生！人无一双手眼，要万里江山有何用？如今我与父王好有一比。”“大女，比者何来？”“父王如林中老槐树，我是园中嫩杨青——

人活千年总要死，树长千年打柴烧。

父王年老气数尽，不能夭折我嫩杨青。”

妙书她嘴里说话脚下走，稀稀步子跑出门。

皇后看着妙书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和尚说：“千岁娘娘，除了大皇姑之外，还有二皇姑呢，再去问问她可有这份孝心？”宝德皇后又叫彩女去唤妙音。妙音见母后有请，就想了：莫非父王要驾崩啦，唤我去商议王位让于谁的大事。哎，平时她与驸马听歌观舞，寻欢取乐，不去内宫探病，今日听到唤她进宫，就两脚生风，赶快来见母后。妙音进门，脸上笑嘻嘻，心中好欢喜，说道：“孩儿久违母教。不知父王龙体如何，实属为女不孝，望乞恕罪！”皇后说：“二女，正是你父王毛病恶作，身患五百菠萝疔疮，须向你商借一二件药引，方能治愈。”“母后，为父治病，要孩儿供献一点药引，这区区小事，何谈商借？只要孩儿有的，莫说是药引，就是要孩儿的肺腑，我都在所不惜。”“孩儿，不要你的肺腑，只要你拿出一双手眼，给你父调药治病。我儿呀——

你看一看母亲情一份，报一报父王养育恩。”

妙音听到要她舍出一双手眼为父治病，她回答得快哩。“格母后，江山可不要，手眼不能丢，人无一双手眼，活在世上还有何用？况且，你们也不是养我一人。三妹不在，还有大姐；大姐肯献，我也愿拿；一人拿一只，江山平半分！”妙音她——

嘴里回话脚下行，大步流星走出门。

宝德皇后眼看两个亲生骨肉都不肯救她父王一命，深感绝望，就对妙庄王说了——

早知你要得恶症，不如留下三女办修行。

我主呀，如是作恶有报应，何必去烧庙堂门。

如今是，大臣要理朝中事，骨肉又不近你身。

你是一盏孤灯渐渐熄，独少添油看灯人。

宝德皇后泪纷纷，和尚肚里暗思忖。

僧人问：“千岁娘娘，大二皇姑不愿舍手舍眼么，三皇姑的尸骨埋在何处？如今取不到她的活手活眼，能用她的尸骨研粉制药，也同样有效的。”“啊呀，我三女死得苦，尸首被猛虎拖去吃掉了，哪还能找到她的尸骨呢？”“既是如此，娘娘你也不要悲伤，万岁你也放宽龙心，还是我来想想办法。你们不要看我是游方僧人，我在外走的路多，认得人多，坐的船多，认得港多。我与南海大香山一位仙姑道交甚深，她在紫竹林中修道，胸怀大慈大悲，放眼救苦救难，你可派人虔诚顶礼去向她取得，她一定乐善好施，愿舍手眼。”

妙庄王闻这一声，毛病减轻二三分。

梓童哎，若是僧人能救我，兴林国让他治乾坤。

梓童哎，如是仙姑舍手眼，朕也苦心修前程。

刘钦、赵震领妙庄王旨意，虔备香花果品，带领仪仗表礼，即日启程，往南海求仙。和尚将袈裟变作化身在宫中等候，真身已回香山普陀岩，叫善才、龙女化作凡童出门迎接朝廷大臣。此话暂且不表。

再说张文、李武两个驸马公，听得和尚进宫，且闻妙庄王许其大位，二人更是放心不下。今日刘钦、赵震往香山取药，深恐妙药到手父王的恶病治好，天下将让与和尚执掌，那时他们的前程——传接王位之梦，将付之东流了。于是二人密谋。买嘱心腹内侍霍礼，潜入宫中，夜间将毒药假说是和尚煎来之汤，送至妙庄王床前，让皇上吃下，皇驾一崩，兴林江山自然非我你莫属。同时又将手下亲信索答来叫来吩咐说：“你到三更时分，身藏利器潜入宫中将那和尚刺死，旋即出来。”二贼摆布已定，相互对视一笑，好像美梦已成。

张文李武说得轻，妙善在灵山听分清。

两个逆贼行不义，天网恢恢岂容情。

妙善即刻吩咐善才：“你速去将妙庄王床前逆贼送上的毒药换掉，把索答来捆绑在顺庆宫内，让朝廷对他发落！”

善才童子就动身，半夜子时入宫门。

这时将近三更，奸贼霍礼手捧毒罐叩响宫门。彩女问：“何人叩门？”霍礼答道：“奴才在顺庆宫接得和尚煎的药汤，他说仙姑手眼一时难以到手，先服此药，可减轻龙体疼痛，故而奉和尚之意将药汤送来。”宝德皇后接过药汤，正要向龙床走去，善才隐身将皇后手上的药汤一泼，药汤对彩女脸上一泼——

宫女倒地昏沉沉，霍礼乘机逃出门。

这时，索答来也悄悄潜进顺庆宫，看定和尚是呼呼大睡，他拔出利剑，立即猛刺过去，只见和尚身子一闪，身上的袈裟一转，奸贼却被袈裟绊倒在地，用力挣扎，越挣捆得越紧。

索答来犹如蚕作茧，千丝万缕紧缠身。

善才功成归山去，师父面前去禀真情。

等到天明，张李二贼心神不定，出来打听。只见宫中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说皇宫今夜出了大事，有人用毒药杀君；有的说行医和尚被人杀死，凶手却也倒地丧生。也有说——

堂堂宫廷出命案，奸贼他，千个残生也活不成。

妙庄王听得皇后禀告夜间宫中发生谋王杀僧一事，立即传旨，命锦衣卫褚定烈将军捉拿凶犯，速速追究报来。褚定烈立刻点兵，到顺庆宫将凶手擒获。索答来惊醒，睁眼一看说：“我才杀死和尚，怎又被将军捆绑在此？”褚定烈吩咐左右：“与我拷打，他暗刺僧医是何人指使，叫他从实招来！”索答来初时装痴装呆，闭口不认。褚定烈拍案大叫：“凶徒顽抗，夹棍侍候！”索答来见用夹棍大刑，晓得抵赖不过，遂说：“我招，我招，请将军免刑——

小人名叫索答来，驸马府中一听差。

命我深夜进宫门，身藏利剑杀僧人。”

褚定烈又问：“投送毒药者何人？”“将军哪——

投汤送药是张府人，霍礼是他心腹臣。

只因圣上要让位，让与高明行医僧。

因差霍礼送毒药，要将圣上丧残生。

大人哪，小的句句是实话，讹错没得半毫分。”

褚定烈将军喝声：

“拿他重铐重镣押入天牢内，再禀圣上定章程。”

妙庄王闻奏，气得怒目圆睁，大骂皇后：“我行不义，把一个孝顺女儿害死，你却纵容这等衣冠禽兽，终日骄奢淫逸，享我富贵，不思图报，反害我命，谋我江山，此等逆贼，不诛不足以警示后人！锦衣卫将军，速速拿住张、李二逆，立刻正法。奸党羽翼霍礼、小贼索答来处以凌迟碎剐！”

不论他国戚与王亲，谋王篡位不容情。

褚定烈奉旨围困驸马府，捉拿驸马问罪不提。再说张、李二逆见谋君未成，杀僧败露，自知性命难保，急得像热锅上蚂蚁，团团乱转。大二两个公主也知这是闯下连天大祸，不但丈夫难保，而且自己的罪责亦在数难逃。她俩想想没法，就去哀求母后到父王面前说情。

宝德皇后见两个女儿苦苦哀求，哭泣不过，便到妙庄王面前替女儿求饶：“我主呀，二逆图谋不轨，理当戮杀无赦，两个亲生骨肉，并非主谋，望我主看在臣妻面上，把她们赦免了吧？”妙庄王思忖多时，对皇后道：“两个不孝畜生，死罪可免，活罪不饶——

皇宫贵府没她蹲，打入冷宫做罪人。”

妙书、妙音打入冷宫，二人抱头痛哭——

三妹呀，你说修道有好处，终身落得被虎吞。

为姐原想天伦乐，谁知富贵不争春。
如今是天诛地伐人人骂，我只愿死来不愿生。
三妹呀，你黄泉路上等等我，姐妹三个一同行。
咽咽啼哭到深更，双双昏倒在地埃尘。

冷宫土地听她们哭得凄楚，便托梦对她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悲伤，三公主得神虎相救，不曾死去，今已修成得道了。你们何不学你三妹，也来立志修行，日后她必来度你们。切记切记，不可忘却。”妙书、妙音从昏睡中醒来，觉得是梦非梦，心上好像得到一些安慰。妙音说：“大姐，刚才的梦，宁可信其真，不可疑其假。三妹在冷宫里修过道，受过苦的，也作兴她已苦出头了，我们不妨也在冷宫修行吧。”从此，二位公主——

朝朝夜夜诵佛经，一心一意办修行。

却说张文、李武谋害妙庄王未成，慌得像没了头的苍蝇——乱飞乱转。张文忽然想到他有一子，名叫香缘，是他的命根，如今自己性命难保，千万要让香缘逃生。这遭，他就苦苦哀求妙书的心腹奴婢，将香缘乔装成少女，扮作姐妹二人，混出宫门——

兴林国里难安身，哈利番邦去求生。
香缘乔装逃出门，驸马府围困得紧腾腾。

张文、李武现在是妻离子散，外面又有兵马围困，自知求生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便在府中找一根麻绳自缢身亡。军校打开府门，验明正身，割下二人首级，转到牢狱押出霍礼和索答来二犯，绑赴法场——

顿点三响落魂炮，凌迟碎剐丧残生。

那边刘钦、赵震备了香花果品，带了随身兵马，打马如飞，日夜兼程，风尘仆仆向大香山行进。

路上行走不耽搁，香山到了面前呈。

善才童子受妙善娘娘之命，早在山下迎接，引刘钦丞相上山。

弯弯曲，曲曲弯，仙引凡人上高山。
只为搭救生身父，舍手舍眼作灵丹。

刘钦、赵震来到妙善台前，沐手焚香，献上香花珍果，由刘钦宣读圣旨：“朕闻大仙深居仙谷，法术济生，名扬四海。因朕身患异症，草药难医，得一高僧指点，须向大仙求得手眼作药，方可起死回生。朕以信斯真言，敢劳仙体，捐躯救人，朕当刻骨不忘再生之恩，钦此！”

妙善接过圣旨对赵震说：“你们远途劳顿为国王之殷望而来，可速速动手，将我左手左眼割去。”赵震持刀在手，两手只是发抖。刀有千斤重，向上提不动。妙善说：“将军不必畏惧，我自有无痛免疼之法。”赵震只好壮壮胆咬咬牙。上去一刀，左手对莲台上一抛。妙善晓得赵震不敢再动手挖眼，遂用左眼一眨，眼珠往下一落，鲜血淋淋，好不伤心。善才抓一把香灰对伤处一按，鲜血回头打转，妙善她严坐如常。赵震将手眼放进金盘，红绸包裹——

谢谢仙姑动身走，快马加鞭上皇城。

妙善化了手眼与赵震拿去，对善才说：“我再将右手右眼变化在此，再来取时，你可给他，我现在先去宫中为父王制药。”说罢，腾云而去。

妙善在云端里走，路上赵震进皇城。

赵震手捧仙姑手眼。直奔皇宫，送到宝德皇后手中。皇后一见，好不怜悯，说：“世上竟有这等好人，舍手舍眼救人？”她举起来仔细一看呀，顿时两泪汪汪。喊声：“不好了——

这盘中之手非别人，是我三女妙善身。

她左手虎口上有颗朱砂痣，点滴不差半毫分。”

妙庄王说：“梓童哎，天下之人相似者甚多，不至于就是死去的三女吧！”“我主哎——

若非自己亲生女，谁肯舍手救旁人。”

他们二人正在疑惑之间，和尚闻声赶到说：“万岁，这位大仙已修行七世了，救度的人比你兴林国的人还多哩，你们不必生疑。”皇后这才释去疑心，拿取来的手眼交与僧人。和尚掩住众人耳目，从身上摸出一颗仙丹，研末调膏，叫彩女拿去替妙庄王到左半身搽药。彩女边搽边擦，就喊：“千岁娘娘，此药真灵哩。你看，搽到哪里，好到哪里；好到哪里，疮盖脱到哪里，真是药到病除。”正说之间，药搽完了。只搽得左边半个身子。宝德皇后问：“僧人师父，药怎就搽得半身，疮疖好了一半？”“千岁，他们取的是仙姑左手左眼，所做的药，自然只够搽万岁的左半身疮疖，若要治好全身，必再取其右手右眼，方可痊愈。”妙庄王说：“圣僧呀，人非草木，我岂能任意宰割？即使是成仙了道之人么，他也是父母所生。

我再去取她右手眼，害人利己我不忍心。

今世作了千般孽，何年何代还得清。”

和尚说：“万岁早有这恻隐之心么，就不会遭此磨难格。现在除非仙姑右手右眼，贫僧则无别的灵丹，只好告退。望万岁另请高明。”妙庄王问：“不知大仙还愿施舍与否？”和尚说：“大仙慈悲为本，就是将她全身割落，也很欣然。”于是妙庄王又命复往香山取药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二次取药回京城。

赵震回到皇宫，献上手眼。宝德皇后解开包袱一看，二目昏花，顿觉天旋地转，叫声我主哎——

前次取回的手上有朱砂痣，今日讨来的手上有科罗影一颗。

这双手眼非别人，千真万确是亲生。

和尚说：“千岁娘娘你不要哭，也不要生疑。这双手眼是仙姑的还是你皇姑的，暂且不要辨认，现在是先治病要紧，龙体康复了，日后还可寻根刨底。”皇后说：“师父，依你吩咐，请调药治病。”和尚依旧隐去手眼，用一颗灵丹合水调匀，对妙庄王右边身上的疮疖几搽几抹，身上的疮疖如阴云消散，晴空朗现。有道是——

父母生我受苦辛，为人须报养育情。

妙善她，修身养老图济世，舍身捐躯尽孝行。

妙庄王病体得愈，喜不自胜，乃颁旨坐朝，宣八大朝臣、九卿四相、僧医上殿。这下，文武朝臣纷纷议论。有人说：“幸哉幸哉，龙体康复，是众所望也。”有人说，家应有主，国应有君，天子坐朝问道了。

文听钟声朝皇驾，武听鼓响拜明君。

个个来到金殿上，山呼万岁不绝声。

刘钦领旨宣和尚上殿受封。和尚俯伏金阶，众朝臣也跪下听旨。

诏曰：“众爱卿须知，朕体得以安祥，乃天遣仙医，施恩所及。按此，当颁天下大赦，将正殿改作禅堂，龙床且作法座，严洁道场，敕号僧医为三天门下大法宝主镇国禅师，代朕掌管江山，朕则退入后宫修身，以图报其万一。今日聚集众卿，躬身交国授位，望各遵命，尔其钦哉！”

和尚听罢，拜谢敕封，乃对众大臣曰：“贫僧出家之人，四处云游，懒散至极，岂能为国王乎？如今只愿主上施仁爱民，不嗜杀戮，赦出长老尼僧，修复白雀寺院，招集五百尼僧。尔众文武，承前施政，尽忠报国，则贫僧高枕红日，共享升平。若论国王之位，贫僧不愿遵旨，亦吾固有之志而不屑为也。”说罢，山呼万岁，袈裟一拂，紫雾祥云从天而降，驾起祥云，腾空而去。忽然云端落下一偈曰：

“吾乃西方一世尊，特来救主除病根。

从今正道无邪色，毋使灵真染红尘。”

赵震捡得偈文，看罢，乃曰：“原来这老僧是西方活佛，望空驾云去了。”于是将僧语奉上与妙庄王观看。

妙庄王说：“吾有何德，能感动活佛下界，又得仙姑舍手舍眼？赵震，我且问你，香山仙姑是何等样子的人？”赵震禀曰“香山仙姑，是一女子，其貌与三皇姑相似。”妙庄王又问：“你下刀时，她可惊怕，她可喊痛？”“卑臣刀起手断，只见鲜血淋漓，我见之心疼，大仙她则面色慈祥，毫无痛感。”妙庄王说：“竟有此奇事？若说是三女得道，当时明明是绞死了被虎衔去，而后又何得复生；若不是我女，世上有谁愿舍手割眼救他人之危呢？这事十分蹊跷，朕当弄个明白。”

次日早朝，妙庄王对刘钦、赵震和宝德皇后面授旨意：“朕得康复，当知恩图报，望速备礼仪，斋戒沐浴三日，同往香山还愿，一则释朕之心疑，二则谢仙姑之恩。”正是——

仙姑慈悲救朕身，顶礼膜拜心虔诚。

朝中嫔妃共文武，同到香山谢世尊。

众位，宝卷讲到妙庄王去香山还愿么，金炉内香也烧完，人也疲困。

忠孝宝卷打一个顿，且停片刻再讲下文。

第四册

了心愿，遭魔缠。收妖孽，庆团圆。——圣谕

妙庄王香山了心愿，难料途中遭魔缠。

天神天府收妖孽，合家骨肉庆团圆。

依还讲起一部苦修得道《观音卷》，字字行行劝善人。

说者，《观音宝卷》上册经文讲到妙庄王龙体康复，感恩大仙，要往香山还愿。

上山答谢救度恩，寻访仙姑是何人。

可是宫里三皇女，可是妙庄王骨肉生？

此话丢开暂不表，再讲经中另一情。

再说妙书、妙音二位公主，自从驸马谋害父王不成，遭典刑正法，连累她姊妹二人也被父王打入冷宫坐罪。二人在冷宫绝去五欲，皈依佛法，朝夕诵经，也算是忏悔前愆。

一天，如来佛天符寺门前的两座石雕，一个青狮，一个白象，它们每日听经、诵偈多年，自然也得到道功，能千变万化，时常偷出门去惹事招非。

这天是八月十五，王母娘娘蟠桃圣会之期，各路神明总去恭贺，如来佛也去赴宴。这时，门外一对青狮、白象见大佛不在寺中，两下就偷偷商议：“我们终日守门，不得自在，今日佛爷不在寺中，我们且下凡间，逍遥一时，有何不可。”两个畜生将身上泥土一抖，化作原身仍在寺外守门，真身变作两个青年汉子——

逢店狂饮羊羔酒，遇女调戏逼成亲。

将身来到兴林国，闯进皇都冷宫门。

对冷宫一望，看见宫内有两个女子是绝色之貌，窈窕之身，在那拜佛诵经，立刻就动了邪心。俗话说：人有人淘，鬼有鬼伴。这两个妖魔，要想掳掠冷宫里的女子，还得先找当地的小妖打听一番，才敢下手。于是就去向山谷里的魈鬼打听，问清这冷宫里的人是何家之女。山魈把妙书、妙音和皇宫里所发生的事情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二妖听了，心中有底，好不欢喜。这遭，青狮变作妙善，白象化作妙善的徒弟，半夜三更去敲开冷宫。妙书、妙音一见，吓得魂飞魄散——

一阵惊恐吓掉魂，双双跌倒地埃尘。

三妹呀，你在阴司身受苦，为何又僵尸来吓人。

如今我也被父王打入冷宫遭磨难，你在泉州哪不知闻。

“妙善”说：“姐姐不要害怕，小妹自从那天被父王绞死，感动天神猛虎，把我背上天宫，封我是天上掌书玉女。昨日在云端里见到二位姐姐也在冷宫受苦，特奏请玉皇恩准，来接你们上天，度你们成仙。”妙书、妙音一听，倒也相信，三人抱头痛哭。“妙善”说：“姐姐，不必悲伤，快起身与我一同出走，若被守宫的人看见，多有不便。”妙书说：“三妹呀，你倒可以腾云，我们只好步行，怎跟得上你呢？”妖精说：“不妨，你们紧闭双目，不要多言，我们一人背一个，带你们腾云走。”

妙书她，耳边只听风声呼呼响，神志不清昏沉沉。

飘飘荡荡来得快，清凉高山面前呈。

青狮、白象拿她们对山上一丢。妙书睁眼一看，不见妙善师徒二人，眼前站着是两个年轻汉子，上前戏笑说：“我是天上玉帝的外甥，刚才在云端里见两个毛手毛脚、青面獠牙的妖怪要吃你们，被我们打败，把你们救到此地。

皇姑呀，我你有宿世姻缘份，不如今朝就成婚。

日后带你们天宫去，玉帝面前讨封赠。”

妙书一听，吓得眼睛发定。对妙音说：“二妹，我们走到这一步，也别无他路了，只有一死了之。”乃对恶汉说：“我们是国王之女，驸马之妻，只因有罪于父才被打入冷宫。既在冷宫，静心修行，生死已置之度外。你等是何处恶棍，敢在国王公主面前胡来，还不速速与我走开！”

“若不与我快走开，我粉身碎骨跳下山。”

姊妹二人说罢，就纵身向山崖扑去。二妖见状，虽欲火难消，但也怕将她们逼死，白费了一番心机。遂上前一把留住，赔了笑脸说：“既是国王的公主，我们不敢轻欺你们，待你们慢慢知悟是了。”二妖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用迷魂汤一口喷去，妙书，妙音立时头晕眼花——

天旋地转头发昏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把她们掳到贵州地，万花谷下去藏身。

二妖把妙书姊妹掳到贵州万花谷下藏在五松岩内，打发岩下一个千年甲鱼精看守。

这两个妖精通宵在外，各处淫人，日间转回岩洞，百般讨好妙书姊妹，叫甲鱼精变作村前王家闺女，假装从此岩前经过，看见两位娘娘在此受惊，便每日送些好菜好饭来给她们度日。妙书见此，心中无疑，权且受此充饥。

从此岩下甲鱼精，一日三餐献殷勤。

再说，看守冷宫的军校，一日不见两位公主，慌了手脚。连忙进宫向妙庄王禀告。那时，妙庄王正要起驾往香山了愿，忽听所报，气得两颊发青说：“这两个贱人，终于又逃走不成！”但他又想，她们自幼在深宫长大，未出远门，又无法术，能逃向何处？若是死了，又不见尸；就是死了，也是她咎由自取。便将两个军校重打四十大板，责令他们各处寻找。两个军校——

摸摸疼痛站起来，寻访公主两妇人。

公主还未寻得到，皇宫又失掉两个人。

皇宫失掉哪两人？一个叫娇红，一个叫翠绿，原是侍奉妙善公主的两个彩女。那青、白二妖见淫宿妙书、妙音不成，又见皇上发兵四处查缉，就怀恨在心，不甘罢休，变作妙善身形，深夜来到宫中，诈骗娇红、翠绿，将她们掳到五松岩下东大壁洞，终夜淫乐。

两个彩女死不能来生不能，日夜啼哭泪纷纷。

宝德皇后因见两个公主的下落尚未查到，宫中却又少了两个彩女，思前想后，坐立不安，就对妙庄王说了：“香山仙姑是神通广大，我们不如就提前上山，一则还愿，二则去求求仙姑，可否找到妙书，妙音。”妙庄王准奏，便于翌日启程，由文相刘钦随驾，武将忽必烈与褚定烈为前路先锋，大将军赵震殿后。

随身銮驾三千人，浩浩荡荡出皇城。

天子英豪驾车龙，旌旗招展贯长虹。

只道淫雨还未息，谁知又来顶头风。

妙庄王銮驾一行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行了多日，来到登州县城。妙庄王吩咐官员在驿站安憩，兵马杂役在郊外扎营，他与刘钦、皇后嫔妃人等，住宿县衙正堂署内。青、白二妖得知妙庄王已到此地，恐怕泄漏天机，拿它问罪。到了半夜时分，乃作狂风暴雨，飞沙走石，把妙庄王等人搞得头晕脑胀，站立不住，摄入万花谷五松岩黑暗洞中，不见天日。

次日天明，雨过天晴。众臣来向妙庄王请安，不见国王和皇后、刘钦大臣。两个宫女说：“半夜三更，我们被风雨惊醒，见到两个三丈五尺高的巨人进来——

一阵乌天黑地的转螺螺风，拿万岁卷了上天空。”

众臣听了，惊恐万状，不知所措。还是赵震有主见。他说：“竟有这种怪事？国中不可一日无君，君主失踪，不知他要遭受何种苦难，我们为臣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把圣上救

回来。”于是大家议定，由赵震赶往香山求仙姑作法，拯救皇上；褚将军带兵驻扎此地，查找出事原因；忽必烈将军护送嫔妃回国，安定人心。

当下众人章程定，兵分三路救当今。

青狮、白象二妖得知赵震上山，便差拐脚龟精在香山渡口化作渡船等候。赵震不知有妖行诈，就急急匆匆登上渡船。龟精见赵震已上渡船，立即拔跳撑篙，箭速离岸。船到海心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恶浪狂颠——

乌风黑浪了不得，水雾弥漫不见天。
一浪过去沉海底，一浪高来顶浪尖。
赵震他，五脏翻滚不得过，昏昏沉沉趁浪颠。
把他掳进了五松岩，暗无星光不见天。

再说张文驸马之子张香缘，因其父谋害老王遭典刑正法，他怀恨逃在哈利国避难。如今他探知老王和朝中大将均往香山还愿，国中无主，便向哈利国借兵三万，杀进兴林。这时，兴林国内空虚，他如入无人之境，竟然夺了大位，诏谕安民，立国称王。

香缘夺了王位，便去冷宫寻找母亲。守宫人说：“娘娘不见多时，也不知其下落。”香缘说：“老王杀害我父又囚我母，企图灭我张门九族，可幸天不灭我，江山仍归我张氏所有，岂不快哉！”

堂堂兴林波折多，三十年兴衰尽坎坷。
今朝龙廷归于我，但愿千载万年和。

不提香缘窃得国位，得意忘形，心中高兴，再表妙善公主治好父王之病，回到香山不多几日，恰逢玉皇大帝有诏，命她与托塔李天王去收伏焰魔天府走出的十八鬼王。妙善领了玉旨，吩咐善才、龙女说：“我奉旨下山降魔，你们在庵中等候我父王到来，与我接待还礼，我去了便回。”说了，便驾一朵祥云下山而去。

妙善下山，善才对龙女说：“娘娘下山，我们在此清闲，不妨到后山千仞峰观赏片刻，倒也自在。”二人来到顶峰，远眺近盼，一览无余。

东望日出扶桑国，蓬莱仙岛紫气多。
南看大洋千重岛，海阔天空鱼鸟游。
向北看到冰封地，万里雪飘赛银河。
再望西域兴林国，妖雾重重灾难多。

善才说：“龙女，西域是娘娘父母之国，那里妖气弥漫，是何缘故？待我仔细看来。”善才再一细看：“啊呀不好，兴林国中无主，王位被哈利蛮兵夺了！”龙女说：“果真如此，我们应速速前去探听一番，才是道理。”

二人回到庵中，吩咐香山土地说：“我们去娘娘家乡一走，不日即回，你在庵中谨持香火，代劳几天。”他们摇身一变，善才变作僧人，龙女变作沙门小使，来到兴林国都城，见一宫廷太监出来，便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说：“公公布施，小僧化缘。”太监说：“这些和尚——

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念化缘经。

化缘、化缘，你们可知新登位的国王要捉拿游方和尚，还不快快走开！

不要蜻蜓扑上蜘蛛网，飞蛾投火自烧身。”

善才问：“公公，这是何故？”太监转过身来东张西望，看看近处无人，便说：“当初这是兴林国的王宫，我是老王深宫侍卫。只因老王生了一场恶病，经一僧人治好，老王感恩就许其王位。两个驸马恐和尚接位，夺了他们的前程，就用毒药谋害国王，用刺客暗杀僧医。他们谋害未成，被老王正法，两个驸马娘娘也被打入冷宫坐罪，不多几日，驸马娘娘又在冷宫走失。如今新篡位的国王是驸马的儿子，娘娘是他的母亲，说娘娘不见，是僧医所害，所以

他吩咐四城守卒，城内军民人等，只要见到僧人——

不论他男的和尚女尼姑，年长的师父年少的徒。

一概捉进天牢门，磨磨钢刀杀僧人。”

善才听罢，深深一躬，说声：“多谢公公关照，贫僧这就去了。”

善才对龙女说：“适才公公之言，看来他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，要得知其详情，还得问一问当方土地。”他们来到皇城土地庙前问：“土地公公可在家？”莲花夫人连忙答应：“在家，在家，何方贵客？”正说之间，土地老爷跟后出来：“哦，二位是高山远客，怎屈身到我这小庙里的？”善才说：“上山先拜土地，何谈庙太庙小，庙小神通大嘛。”土地问：“说正经的，二位是无事不出门，有何贵干，请说。”善才说：“公公，皇宫在你境下，可知宫廷出了大事，皇上和朝廷几个大臣现在失落何处？”“提起这桩怪事，真是吓杀人也。皇上这一起人，总被如来佛山门前的青狮、白象偷下凡间兴风作浪，把国王掳在万花谷中。”善才、龙女听罢，谢声土地，急忙回转香山，计议拿妖救主。有道是——

妖气重重克祥和，兴林国主遭妖魔。

玉宇轻被他人篡，龙凤宫内无榻窝。

幽谷深处阴云暗，万花谷中鬼唱歌。

天庭若不行剿灭，空怀慈悲立普陀。

善才回到普陀，见师父未回，就与龙女商议说：“我二人蒙师父超脱之恩，至今未曾报答于万一。现在她的父母遭劫，我们怎能坐视不理！”龙女说：“师兄，依我之见，我们可以借师父之名，分头去请殷、王、荀、毕四大神将，五显、三圣二位天神，太岁部下一百零八位天罡、地煞搬动三万神兵，杀进万花谷五松岩，救出娘娘的父王。二人议定，遂分头外出借兵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天兵天将下凡尘。

二妖正在五松岩壁洞寻娇红作乐，甲鱼精吓得跌跌爬爬，慌忙向洞里通报：“阿呀呀，大事不好！”二妖问：“何事惊慌？”甲鱼精说——

天上降下十万兵，声声口喊捉妖精。

二妖说：“这我早已料到，你们不必大惊小怪，待我出去将他们一一捉拿过来。”却说，这青狮原是火炼精，他有个兄弟叫独火鬼，现在东鹫山兴妖；白象原是水怪精，有个妹子叫水母娘娘，现在泗洲白汤湖作怪。二妖见天兵来得凶猛，自然也胆颤心惊，不敢轻易应战。于是打发飞天蜈蚣精去向独火鬼借兵助战，又差双尾蛇精去向水母娘娘求援，请他速来应敌。二妖领命，各变一只小小飞蚊飞了出去，到两处借兵。

这边独火鬼见是他哥哥来借兵，立即答应——

点起五千火炼兵，火轮火鸦一齐行。

那边水母娘娘见是姐姐来借兵，她亲自挂帅——

点起三千水怪兵，虾兵蟹将紧随跟。

青狮、白象二妖见两路救兵来到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两个唬蛮天王，身高四丈，六臂三头，各带兵器，一个身骑金钱豹，一个身坐八爪豺狼，飞沙扬尘，变作十万雄兵杀出洞来。

善才阵里的王灵官，身穿铜盔铁甲，腰束九龙金带，足蹬涉水筒靴，手执竹节钢鞭，乘坐吐火吸水神驹，出阵骂道：“你这阔嘴长鼻畜生，不守如来山门，闯下凡间作吵，好好送出妙庄王全眷，饶你畜生一命，稍有胡言，一鞭打你身成粉末！”二妖听罢，也破口大叫：“我都是上界同仁，平时各不相犯，今日为何听从善才小子差使，敢来惊扰我的行宫！你若速速退出，保你一个首级，若半时不退，等我内外夹攻，叫你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！”

二人对骂气昂昂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

这遭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刀对刀，枪对枪。一回二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

五回六合龙争宝，七回八合虎翻身。

三十个回合总无胜败，各自胆颤又心惊。

狮、象二妖眼看不能取胜，发起兽性，使出它独有的本领。只见青狮喷出团团烈火，独火鬼放出火轮火鸦，顿时满天通红，善才阵营四周尽是火焰吐舌，热不可当。水母妖精率二千虾兵蟹将，涌起五湖大水，冲得天兵首尾不得相顾。真是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没奈他何，被二妖困在谷中。

善才鸣金忙休兵，安下营来讨救星。

善才安下营来与众神商议讨援之计。善才说：“我去石城火焰山请我的师兄红孩儿出山，他是三昧神火炼成的真身，能奈火制水，水火无敌。”龙女说：“我到南海借父子兵将，用来专攻火阵。”二人议定，随即传令：“请各天兵神将，暂且屯扎在此按兵不动，也不得走漏风声，待我们讨得救兵，然后再来与二妖厮杀。”

善才来到火焰山，红孩儿迎他入室。相叙礼毕，红孩儿问道：“贤弟来此有何见教？”善才把拯救妙庄王的一情二节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那个青狮、白象二妖，原是水火之精，又借得独火鬼与水母妖精助恶，因而杀输于他，故来求兄台相助，尽早救出我师父的父王。”红孩儿说：“我去只能克它的水势，还有那火怪怎么对付？”善才说：“那火怪由我师妹去向她父王借水族兵将去了，想来此行定会成功。”“哦，如此说来，贤弟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岂能坐视不助！”说着，站起身来带上牛魔王的铁扇随身，立即启程。

师兄两个在路行，又遇龙王父子兵。

两路援兵会合，按落云头在五松岩外驻扎。五显、三官二神见到善才回来，便问：“援兵何时到达？”善才说：“援兵已临岩外，只等信炮一响，我你只管布阵厮杀，外面自有援兵接应。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号炮三响，西边火光冲天，南边水声沸腾，援兵已在洞外与妖兵交手。善才见此，当即布阵：“殷将军你与五显灵官引一万兵绕出南天向西包抄；王将军与三圣太君引一万兵直冲西路，接应水兵。调拨已定，双方喊杀声声，出阵交战。

神、妖二阵来交战，各不相让半毫分。

这边是，红孩儿，发射火箭，
众天兵，放火炬，火焰齐喷。
那边有，水母精，白象发水，
水势大，汹涛涌，浪激千层。
红孩儿，搧铁扇，火烧水沸，
烧得那，二妖精，皮肉分身。

红孩儿用铁扇搧火，火越烧越旺，水越来越烫，烧得水成沸汤，把水母妖精烫得直喊救命，纠集残兵，逃向泗洲去了。白象精挨烫得毛脱皮烂，躲到清凉山绝顶避难。

南海龙王的水兵专攻妖精的火寨。

那边是，殷元帅，先行出阵，
水府里，涌大潮，海水翻腾。
青狮精，忙应战，拼命喷火，
那火焰，到水中，化作青烟。
独火鬼，放火鸦，四处乱窜，
到水中，成落汤鸡，不得飞腾。

水府里越战越有劲，青狮在水中欠三分。

水府里涌出滔天大浪，水势盖过火焰，淹得烈火成烟。独火鬼沉在水中无奈——

收起残兵和败将，直往东鹫去逃生。

青狮精在海水中淹得透不出气——

抖一抖毛衣打了一个滚，五松岩底去藏身。

二妖败阵逃走，善才、龙女、红孩儿等和水府兵将会合，论功行赏，喜不自胜。龙女拜谢道：“多谢父王和红大神相助，杀败二妖，平定了这方妖气，虽未救到国王，看来大功将不日可成，此行有劳众位，待我师父回来再图厚报。”说罢，援兵启程回府，善才、龙女也回香山。时人有偈曰：

从来邪正不相容，岩下魔窟水火攻。

水母无能身早遁，狮象有威计先穷。

腾腾烈焰焚妖骨，滚滚沙浪灭邪风。

宜将天神追穷兽，拯救国王出五松。

再讲妙善娘娘与托塔天王降伏了十八鬼王之后，在回香山的途中与如来佛在王母宫赴宴回转相逢。二佛同行，在云端里见到五松岩上乌鸦乱叫，群鹿狂奔，一团瘴气翻腾。妙善用慧眼再一细看，又见她父王、母后和两个姐姐都倒在五松岩下，如来佛门前的石狮在那看守。乃对如来说：“师父，你怎不谨慎，放出你守门的石狮，闯下凡去伤害我父母。”如来对天符寺门前一看：“我那门前的两个石兽不是坐在原地？”妙善说：“那是它的化身。不信，待弟子唤出山神土地来问。”妙善一声召唤，山神土地来到他们面前。妙善问：“土地尊神，你可知佛祖门前的守门狮象现在哪里？”土地说：“自从前天被神兵打败，一个逃在清涼山，一个还在五松岩掳掠国王公主。”如来听罢，对妙善说：“世尊，你且回去，我不日就将这两个畜生拿回问罪。”如来、妙善二尊——

一个回转天符府，一个直奔大香山。

如来佛回到天符寺内，众神参拜完毕。如来问：“你们这些神呀，真是泥塑木雕，山门外那两个畜生都管不住，它们闯进兴林国惹出弥天大祸，把兴林国的国王、公主和皇后娘娘都掳进万花谷中，弄得兴林几乎要亡国丧邦！”众神说：“我们倒不曾察觉，竟惹出如此大祸，这如何是好呢？”“那好办，你们不曾管得好，还由你们去拿。”如来说着，吩咐八大天王听命：“你们先去五松岩，后上清涼山，锁捉两个畜生回来问罪！”

八大天王奉佛令，捉拿狮象二妖精。

再说妙善回到香山，善才、龙女迎接。善才说：“师父不在庵内，弟子冒然行事，望乞恕罪。”“你们所干何事，快快讲来。”这遭，善才、龙女把如何察觉妙庄王遭劫，又如何借助神兵打败青狮、白象等情，一一说与师父细听。

师父哎，二妖虽然被打败，你父王还未救出来。

善才讲到这里，妙善摆摆手说：“你们不要讲了，这事我已经知道了。此番虽亏你们为我操劳费心，实属擅自行事。今后我不在庵内，凡遇大事，你们决不可自作主张，妄自行动。”正说之间，如来佛的八大天王来到。妙善说：“天王尊驾从何而降？”天王说：“我等领佛祖之令捉拿青狮、白象，特降至台前，问娘娘可有其他吩咐。”妙善道：“多谢天王关照。你们先行，我与善才随后就去五松岩救我父王。”

八大天王头戴银盔，身穿铁甲，手执降魔宝器，驾起祥云——

说动身就动身，捉拿狮象二瘟神。

这时，还是千年甲鱼精在那守洞，见八大天王来到，拔脚就向洞里通报：“狮老爷，佛祖的天王来了，你再往哪里逃呢？”青狮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佛祖世尊的法到，我也自身难保，你们各自逃命去吧！”话言未了，只听八大天王已打将进来。

铜锤铁锏如雷轰，妖洞打得直隆通。

蜈蚣龟蛇全斩尽，拿青狮锁得紧同同。

依还来到清凉山，捉拿白象回天宫。

八大天王擒拿二妖得手，押它们回天符寺不提。再讲妙善娘娘与善才随后来到万花谷中，见洞内大小妖孽都杀绝斩尽，仍旧化作行医老僧，来到她父王面前，当场用灵丹汤一一替他们解魔，妙庄王等人立时神志清醒，行走如常。妙善见父王等人恢复常态，也不与他们多言，双手作个那摩，念声：“阿弥陀佛”，乃与善才腾空而去。

妙庄王君臣、夫妇、母女相见，乃抱头大哭——

苍天哎，我孤家作了多深孽，三灾六难尽遭磨。

今若不是僧医救，一身枯骨见阎罗。

众卿哎，速速启程回朝去，重整礼表谢仙姑。

妙庄王仍叫刘钦随身，赵震护驾，不多几日行进到兴林。朝中流散在边关的众臣，远远赶来迎接。忽必烈俯伏于路旁请罪道：微臣听到圣上遇难，正欲起兵去救，岂料香缘逆贼借哈利国兵马杀将进来。臣因圣驾在外，国内兵将又少，一时措手不及，未及抵防，被他攻破城池，占了宫殿，自称为王，臣在此只好集兵于乡野安民，待圣上回来再定章程。”妙庄王说：“快快起来，朕不见怪，那个小贼竟敢篡位，定当诛伐！各位将军，速速与我重整兵马，围困四城——

拿住这个小畜生，叫他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香缘得报老王回国，兴兵讨伐，吓得神色慌张，急忙调拨人马，守住四门，仓促应战。

此时，仍由刘钦护驾，赵震、忽必烈和褚杰等人，各整两万人马，分头围攻四门。霎时号炮连天，马嘶人叫，地动山摇。褚杰正攻南门，忽有报信官来报，西门已被赵将军斩开，东门正在破城厮杀。逆贼香缘见东、西、南三门失守，自知败势已定，乃拼凑残勇，舍命从北门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出重围，往哈利国逃去。

逆贼败逃，鸣金收兵，妙庄王銮驾入城，皇城内外一片欢腾。

老者携杖街前接，妇孺搀童门外迎。

少壮提篮送茶饭，箪食壶浆犒三军。

妙庄王颁旨复朝，吩咐东华门撞钟，西华门击鼓。

文听钟声朝王驾，武听鼓响拜明君。

个个伏在金殿上，万岁天子口内称。

妙庄王说：“各位爱卿平身。自今各就各位，各司原职，勤政爱民，尽忠报国。但众爱卿须知，朕患重病，即使病逝，尚得保全尸骨；后遭妖劫，不是僧医搭救，只好葬身岩底，尸骨难收。朕之念念不忘戴恩。为此，望褚杰将军带领三百工匠，到南郊择一吉地，高搭祭台，设立圣僧神像，供世人千载敬仰。再则，香山还愿，中途遇难而止。如今朕体得救，且山河光复，朕不可乐而忘忧，安不思危，望刘丞相速备祭礼，赵将军整顿仪仗，不日往香山还愿。其他文武将留在国中，严守城池，卫戍边关，谨防边邦逆贼再图来犯。”

格么，妙庄王二上香山还愿，从旱路走还是从水路去？刘钦奏与妙庄王获准，备了龙凤二舟，从水路进发，另发三千御林军在陆上行进护驾。

龙舟焚香鼎，风船树杏旗。

天子中舱坐，笙箫闹盈盈。

拔跳撑篙，水手荡桨——

船头冲开千层浪，水路滔滔往前行。

顺风扯起篷来走，逆风撑篙支橹摇。

水手轮番作业，日夜行进不憩，不日就到香山清道驻扎。

妙善得知父王、母后率领两个姐姐亲自上山了愿，便叫善才、龙女摆开香案迎接，她仍变作无手无眼，鲜血淋淋的样子，坐在莲台之上。不过，她想到君不拜臣，父不拜子的古训，今日父母上山，必定要向我行跪拜之礼，我这仙姑是他亲生之女，怎可受此一拜呢？正在疑虑之间，忽听耳边响起：“有我在此，菩萨不必犯愁。”妙善一看，是如来世尊：“啊呀，师父何时驾临，也不知会我一声。”如来说：“今着哪吒将狮、象押来听你处治，只因二畜曾糟蹋过令尊，实在也是我对二畜管教不严，所以我也一同来向你道歉。正到山下，恰逢令尊上山，故将二畜暂时押在山下，待你父女相会之后，再带来见你。”“啊呀，师父何出此言，有劳师父拿回二畜，父母得救，已令我感恩非浅，还谈什么致歉！不过，师父你看我如何可受父母之礼？”如来说：“这礼嘛，由我来代受无妨。”说着，如来立时一变，变作一尊小小佛像，对妙善额上一坐，受她父王下拜，由如来佛当先，自身就无过无罪。所以——

那时流传到今天，童帽面前装佛像。

生母伏篮喂儿乳，娘拜孩儿有佛当先。

妙庄王登山进庵，果见莲台上纱幔后有一仙姑。妙庄王同皇后弯腰行礼，众官员和大二公主也一齐跟班跪拜。妙庄王祷告说：“朕炷真香，敬供清斋，聊表寸心，冀希洞察。”说罢，众人又跟随四拜。只见纱幔遮住仙姑手目，不听仙姑有言语动静。妙庄王对皇后说：“朕是山河天地之子，万姓之主，感天地之恩远来拜谢，为何不见仙姑回话，可是朕是男子，不可启问仙姑？梓童，你是女子，上前近看一番，察过究竟。”皇后走上一步，轻轻拉开纱幔，仔细一看，显然是妙善身体，皇后当即昏倒在地。妙书、妙音将母后唤醒，对妙庄王说：“我主呀，

仙姑是我三皇女，千真万确非别人。”

妙庄王壮壮胆子，揩揩眼睛，上前细细一看，仙姑就少一双手眼，身体、面貌委实是我的妙善，顿时声泪俱下。

孩儿呀，早知你受这般苦，为父要命又何如？

孩儿呀，早知你是慈悲心，为父该准你办修行。

孩儿呀，千错万错是我错，割肉烧香也还不清。

孩儿呀，明明那日你被绞死，虎腹之中葬你身。

因何又得修成正，可否与我说分明？

妙善立时开言：父王，你别难过，修身是我天性，救你是儿的本份。欲知孩儿身历，为女从一说来。父王哎——

孩儿是，笃信佛门光无度，苦心修炼是衷肠。

三磨九难成矢志，法场之上感上苍。

铁斗魁星拒刀剑，虎背青尸深山藏。

幽幽灵魂归地府，遨游十殿阎君慌。

究因溯源蒙解脱，送回香山得道场。

九载修行功德满，法度无量灵感强。

父王垂危我舍手眼，龙体康复儿心安。

皇后，公主，文武官员听妙善这般一说——

俯首闭目心罚愿，阿弥陀佛念三声。

妙书、妙音问道：“三妹，你这等形状，没手没眼，如何是好？”妙善说：“我是慈悲之人，只要爹爹叩问天下，拜我手目，必得复生。”妙庄王听得此言，当即焚起三炷真香，对天拜曰：“天地日月三光神明，下界万民百姓，是寡人无道，当初将女凌贱，蒙其不计，反来舍身救父，实为孝意至极，天下难得。朕为报以万一，乞求天地开恩，玉帝降福，予以添手添眼得

五体健全。”妙庄王祷告完毕，妙善撤去化身，现出原体。她的父母、姐妹看见其手目双全如故，泪珠盈眶，且哭且喜。妙庄王说：“若不是孩儿苦修得道救我，早已命丧黄泉，枯骨一堆。如今寡人情愿舍弃山河，一同修行。尔等文武愿在此者留此，愿回国者回国。唯文相刘钦，竭忠事上，赤诚报国。朕以万民之心，察其可信可赖，今玉玺俱已在此，朕躬身授玺传位，仰其掌管兴林乾坤，汝务始终敬天勤民。钦此！”

刘钦领旨，君臣恸哭，带领三千兵马，拜别而去。

妙庄王授玺传位已毕。刘钦领兵回国，如来命哪吒将狮、象押解上山。妙善慧眼一看，这二畜原是西方青狮、白象转身，倒有多年道功。乃对如来说：“佛祖，我等修行之人，当以慈悲之怀，念其初犯天条，亦当宽恕于它，慢慢点化驯治，弟子不敢擅专，还请师父垂察。”如来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二畜当谢菩萨宽宏之恩，留在香山志心皈依，不得再胡作非为！”二畜拜谢而退。哪吒与如来亦驾云回天符寺而去。

妙善将青狮、白象带到两个姐姐面前。二畜下跪告罪。妙书说：“那日是两个少年，今日现出本相，面目狰狞，我恨不能一口要咬死他，才解心头之恨！”妙善说：“如今姐姐已是出家之人，那一点心头之火，全要灭了。现在他已归我驯治，便是佛家子弟，既往不咎，莫把前事记怀。”说着，一边吩咐善才整备素斋，供养父母，一边着龙女整洁房屋，安顿家眷。这时，只见值日山神来报：“玉皇颁下圣谕，望娘娘迎旨。”说罢，太白星君已到庵前，展旨宣读。

玉帝诏曰：照得兴林国妙善信女，苦修得道，乐善施恩，舍身救父，利物济人，无不尽力。举目能察天下善恶，侧耳可听人间是非，确系功满业成，应得封赠——

妙善前来听封赠，救苦救难观世音。

赐予莲花珠宝座，香山普陀受香烟。

其姊妙书、妙音，初耽世昧，后能慕道修行，遇难不污，亦予赐封——

妙书前来听封赠，大善文殊你当身。

赐以青狮作座骑，清凉高山办修行。

妙音前来听封赠，大善普贤你当身。

赐以白象为座骑，同到清凉山道场受香烟。

其父妙庄王，封善胜菩萨都天官，其母封善胜菩萨都夫人。

悔前悟后修成正，洛迦高山受香烟。

善才、龙女听封赠，金童玉女伴观音。

当年为妙善修行口衔铁茄铁索而烫伤的大鹏，玉主曾戏封它“红嘴绿鹦哥”，并许它——

妙善公主修成正，香火与它二八分。

如今妙善公主修成正果，太白星君也带它来观音娘娘的莲花台前，与金童玉女为伴，共享人间香火。玉旨敕封完毕，太白星君有偈曰：

千磨百炼脱凡尘，慈航东方度众生。

合家五口团圆会，千载万年长明灯。

妙善一家受封，各各谢恩已毕，太白星君告辞而去。正是：观音娘娘在香山普陀岩灵感四海，恩及五洲，以致于家家供祀，人人敬奉。香山道场紫竹鸣鸾，净瓶注醴，杨柳烟清，草木生辉，自五帝以来，与华夏共祀，同日月共存。

这位以慈悲救难而闻名于世的观世音菩萨，被历代皇帝尊崇，甚至加封，当成济世造福的圣人，便封她——

大慈大悲观世音。

有人说，求观世音菩萨可以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，就封她——

送子送财观世音。

有的皇帝把“添手添眼”误为“千手千眼”就加封她——
千手千眼观世音。

我们靖江人，为了崇敬这位观世音菩萨，早在建县前就在衙前港建了一座崇圣寺，塑起观世音神像，供人瞻仰敬香。建县后，于明成化十年，知县张汝华把这崇圣寺迁建于城内东侧。从此——

城内有座观音庙，善男信女请香烧。

观音娘娘一年之中，有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日三个圣诞香期，各处来城敬香许愿的人络绎不绝，真是人挤不进寺门，香烧不到佛前。一些有钱的富绅们说，观音庙太少，烧香了愿争不上。

我来造一座观音庙，老老少少请香烧。

这遭，陆家有钱造座陆家观音堂，黄家有钱造座黄满师观音堂；范家有钱造座范积观音堂，陈家有钱造座陈家观音堂；张家有田，把地献出来，造座张静观音堂……。一些达官贵人，民间乡绅，为了表达心愿，凭他们的声望，也承头化缘募捐，在东西沙各地——

建造一座观音殿，方便百姓好烧香。

一些民间艺人、画师、裱匠，绘画观音圣像，裱起观音神轴——

家家户户挂起观音像，初一月半好烧香。

一些风流才子，有识僧人——

写出一部《观音卷》，讲经劝善到如今。

消灾祈福做一堂观音会，胜到香山了愿心。

《观音宝卷》讲到此处，弟子讲技不高，但也可算有始有终——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斋主家佛前请香烧。

正法明如来摩诃萨，宝卷圆满注长生。

朱明春 演唱
吴根元 搜集整理